

安陸縣志卷之八

藝文志

考古之法必資文獻故一邑之藝文一邑之典章繫焉博
陵古稱人文淵藪歷來著作表見於漢唐者彰彰也唐末
迄宋載筆乏人元明以來間有蔚興差足繼響

朝則菁莪化洽彬彬雅成俗矣或言以人傳或人以地著凡有
關於安邑者勿致珠璣遺失使後之覽者得以披讀而知
一代理人文之盛或可以邑乘補國史之未備乎是故志藝

文

夫言以紀迹詠以宣情固君子文藝之不可已也安平自漢唐宋以來其間之謀猷寵錫制作吟咏雖世殊事異要皆以彰美而傳盛也

舊引

予按舊志所載畧矣今復摺摭衆作續補於後其購求不及者則以俟後之君子云

邑人王三餘識

達旨

漢崔駰

時人譏其太元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廢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終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

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
窮至殯于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
公之門進不黨以譖已退不黷于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囊貞
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
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
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楊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
材求鑄鄒于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
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
深林蠹蚋之趨大澤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

荀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書之慶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卒攸降厥趨各違道無常積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揜目而淵潛或盪耳而山栖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于王公或以漁父見兆于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灾跋涉赴俗之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華

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元珪册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掛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蠟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僕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一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狙豕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于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畧尚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

蔡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
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
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執拱把不爲
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探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
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圭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
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
登墻而樓處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
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不狗已汗血斃時利而
女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制而後

躬行有在徑而我非隨然否註予唯世所無固將因天資之自
然誦上哲之高詠詠太平之清風守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遠
志動百戰之不耘勢亦馮以安否保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
英夾谷晏嬰發勇以挫齊晉刻忠節於柯盟主嚴克捷於疆禦
范蠡錯勢於會稽伍員齒功於初平韓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
辭而存楚唐且準鯨以耕蔡甘羅置牙而報趙原襄見廉於壺
飧宣孟收德於東廂吳札結信於邱不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
明仁於度殺程嬰顯義於趙武原說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
人之所好

慰志賦

東漢 崔篆

建武初幽州刺史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臨終作賦以

自悼其辭曰

文賦其辭曰

嘉昔人之邁辰兮美伊傅之選時
應子之淑質兮邁班倅而
裁之協準燧之貞度兮同斷金之元策
聖人德於處世兮超千載而垂績
豈修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遺愍
余危之不造兮于漢氏之中微
氛霓鬱以橫厲兮羲和忽以潛暉
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濯以陵遲
黎共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
暗媿賊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機
思輔弼以始存兮亦號咷以訓咨



衡門以掃軌聊優游以永日今守性命以盡齒貴啓體之歸全
今庶不忝乎先子

七命 並序

晉張協 載弟

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盤翫世高蹈游心於浩然玩志乎
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狗華大夫
聞而造焉乃勅雲格驟飛黃越奔沙帳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
水之津旌拂霄跨軌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
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廻輪遂適冲漠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
藹蕭瑟虛元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嶰嶠張其前尋竹冰莖蔭

其壑百籟群鳴聾其山衝巖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於是登
絕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
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
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窺有生之歡減資父之義廢
愁冷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溲短羽之棲翳蒼今將
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從性之至娛窮地而游中天而居
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軼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
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旣

乃瓊巘嶒峻金岸岬岬左當風谷右隴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
無陌實之蹊搖別峻挺茗邈茗曉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
飈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旣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
是構雲梯陟崢嶸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
伶倫均其聲噐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清繞梁追逸響
於八風采竒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
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
權之疇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
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蕙蒸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筑

髮爲之擗標嬾老爲之嗚咽王子拂纓而頃耳六馬噓天而仰
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
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蔥應門入襲旋
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圍以萬雉之墉爾乃曉榭迎風秀出中
天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
倒景而開軒頽素炳煥杳樞嗟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
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楹幽堂晝
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乃若目厭常玩體

卷之八
倦帷幄攜公子滯雙游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
繁飛采星爛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
籙俯采朝蘭迺惠風於衡薄春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
沚潛鯁駭驚翰起沈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
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拊雲和淵客唱
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鳧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
拔雲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窳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
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

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
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鷲駢唐公之鷓鴣屯羽隊於外
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布飛緜張修罨陵黃岑挂青巒畫長竿
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叩鉦數校舉麾旌獲殼金機馳鳴鎬翦
剛豪落勁翩連騎競鷲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列聲動響
飛形移景發舉戈林颯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
文之玃斑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睨口齧霜冰足撥飛鋒甌
林蹶石扣跋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育逞伎楚封豨債馮豕拉
魁魘挫獬廌勾爪摧鋸牙捍瀾漫狼籍傾榛倒壑殞齒挂山僵

踏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薄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鳶虞人數
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鍾電
醕萬燧星繁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廻節而旋此
亦田游之壯觀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鑊
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
文陰縵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鏝水凝冰
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

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

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
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
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
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睥睨黑照

彩紺發沫如渾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埋不能覩
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越春衢整秋御蚪蝟騰麟超龍
翥望山載奔視林戟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

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
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
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僞乘乎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
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
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
重九沸和兼勺藥晨鳧露鵝霜鷄黃雀園按星亂方丈華錯封
熊之蟠翰音之跖鷲髀狸脣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萊黃之鮐丹
穴之鷄元豹之胎輝以秋橙醅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

辛之林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頰尾丹鯁紫翼青鬢爾乃命支離
飛霜鏘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
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闕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榛析龍眼
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
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元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
以流湔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
之所熹曄也子豈能疆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
劫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亾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
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
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
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煥炳帝
載緝熙道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烏紀之
時王猷四塞函夏謚宇丹冥投烽青徼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
銘德於昆吾之鼎群氓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
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邕巍巍蕩蕩元醜卷
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
貊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

時昆蛟感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固提三足之鳥鳴鳳在
林駭于黃帝之圃有龍游淵盈于孔甲之沼萬物燔熅天地交
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常帶皆象刻于百工兆
發乎靈蔡摺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
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
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
棲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旣老氏之攸戒非吾人
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馳時聖道淳舉實爲秋摛
藻爲春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瑞麥賦

有序

國朝吳玠

邑侯陳明府蒞任之三年歲在丙寅政和化洽天人交應乃值
祝融秉令井宿斜經千畝方巡兩岐告瑞維時習習黎首莘莘
蒸徒莫不歡溢莊尙喜蓍原隰方之白麟素雥朱草華平之禎
慶如也余聞之作而嘆曰此誠吾博之福而邑大夫之賜也昔
鴈門合頴吳郡六穰焜炳圖冊照耀後季固已而崆峒嘉味南
陽韋韻此皆文人學士之雅志有以導揚休美鼓吹中和其風
流所被于今不爲烈乎故祥至而不居德博而不有良司牧之
心也上有異政而下弗克述言之無文而行之不遠亦此邦人

士之酒也如京叶奏銓艾盈曲豈嘈噴之巴人遂駿藻之不作
哉迺綴爲賦其辭曰

維

聖朝之御籙兮躋華渚於中天翔休聲於桂海兮鯨濺澤於水
淵候枝暎於閭苑兮歷草隸乎蘭田朱雀白雉婉符乎赤紀兮
噐車天馬接武乎炎軒乃猶繪商風於丹陛兮輯無逸於夔房
彷彿粟於廣川兮稽大田於平陽日祈穀於青畊兮躬扶耜於
震樞業纒厚夫溝陌兮爰肅度乎龔黃用覃眷於我侯兮俾綰
綬於博彊念我侯之凱與兮實澤光於世閭沐清流之遺訓兮

漉鉤露之不竭始奉帷之履境兮既規剔之靡滑追數載如一
日兮操水蘂而絕忽涉東華而載酒兮羨王丹之勞動造鄉校
以課士兮儼姬僑之作人約法朔望兮游市井於德林步禱雨
雪兮廻時序之皆春寓撫字於催科兮肉白骨於荒貧敦嫻睦
於保甲兮羅鳥雀於公門以故野老逍遙於碧野兮丁壯盡力
於原廡偕婦子而時作兮無間夫主伯而亞旅當槐夏之時臨
令畏炎精之授度懸羲和之緩轡兮快濯枝而扇物工正循行
而樹表暉兮司徒張幙以迓山祖升堞掛陶潛之柳兮聳蓋拂
帝女之樹漸秀夔兮飄融颺墮黃梅兮吹飛雨颺嚶嚶兮揚其

音雜斑斑兮伺其羽霖霖
而漑漑兮華蕤蕤而散
葉下尺齋
長男之雷兮中央搖少娥之風肆頽粟之堅好兮斯佳麥之懋
乎印功但見疆場綺分兮原壤繡錯眺通眸之油油兮眎膏醜
之莫莫或一莖而雙穗兮或其本而聚岐或異畝而合葩兮或
分條而並枝或燦若芙蓉之蒂兮或紛若連理之蟠或色奪鸚
鵡之粒兮或錦甌雕胡之籠或舖棗而幪幪兮或委墮而離離
或雷澤菑隴之巖兮或溫漲于原之陂或輕花搖曳如金莖之
亂地兮或白芒和煙如珠顆之磨垂或黃翠蒼茫俯首而揖落
日兮或高低翻舞挾捍而向晴曦或刈以黑水之剡鐵兮或載

以奚氏之巾氈或登廣圃而粼粼艷艷兮亦如旱而如坻或委
阡陌而黥黥紛紛兮亦若旅而若康或寡婦獲其遺利兮積筐
筥而皓積或村童拾其餘粒兮薰葦席而餓抵大將軍于焉進
玉飯兮毛公其因之以訓詩有劉處士解其調餓兮路去病見
而色喜馮夫人爨其樵蕪兮李平章樂爲變理因振古而燥冷
兮亦翼經而琅史故豫州表中興之瑞兮唐邑歸太宰之功東
哲耀儀於董稼兮安仁燭爛於堯封連青溢美於僧達兮嬌媠
游泳於岷童行舟慨想於信臣兮平州高唱於劉邕穉年奏假
於景毫兮鄣華崇祀乎岱宗隴厓錫號於京坻兮被東里之佳

名歸禾編紀於魏叔兮遂堦振響於息躬
華林園駢枝以蔚起
今陳思王麗辭以稱工
坐滕策之查斐兮苞嘉穀之瓊英
諒有美而必宣兮耽終古之芳踪
遂起而爲瑞麥之歌
歌曰博之隈
今幪禾麻墳衍綺兮灌玉沙泥金枝兮餐朱霞
誰實之賜侯覃嘉粒我蒸民兮勞魄乎萬家
歌已俯仰康衢天空雲淨
璆檢題功畢情感嘆載歌曰桂汁兮蘭漿
列神房兮河之陽我侯薦鮪
今來牟降祥樂我黍稷兮士女康稱
彼兕觥兮躋彼公堂樂只君子樂未央
千秋萬歲奉

紫皇

尊經閣賦

有序

吳玠

賦者古詩之流也昔者奚斯頌魯平原歌魏見採於孔氏援引於班椽何則風雅之流遺不可缺也故景福揚暉靈光振采非儒林之已事乎且夫事不規於正大雖費奚經辭不衷於典則雖麗何從丙辰初夏 家大人請告歸里謁學宮睹廢閣三楹嘆曰此尊經之所也遂慨然而新之欲以延光將來比榮往勝工既成命小子賦焉小子墨愧淵雲筆慚嚴樂鮮張華博物之才無桓榮稽古之力得毋孔璋之比司馬而東阿招書虎之譏奚逸之傲安仁而延之有明月之請棟承 嚴命敬拜手而爲

之篇其辭曰

大塊茫茫兩儀初祀網蘊化醇群動忘機結繩相安文明有俟
迨夫龍馮出圖連山具體炎黃苞符歸藏秘啓敬一屏於伊祁
挾典謨之純粹天人闡於姬媼儲誓誥之詳備推之西京家相
東魯布衣煌煌厥訓整肅明威所以宣鐘鼓之元響揚日月之
昭徽廻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旋駟此經之大旨也慨自白蛇
忿炬青簡熬灰精華頓歇芳潤塵塵帷篆竒文運兀於回祿微
言與旨畢命於華臺自茲以往漢晉唐宋迄今元明經義聚訟
雖有秘室蘭臺之所石渠天祿之宦東觀白虎之雄四部七錄

之綏而聖學時蕪人心日岐朝野多誑惑於二氏士夫甘左道
而背馳但見仙掌承露袷飄飄招提蘭若習藉帝郊闕白馬
金鍾之闕柯奪青鸞紫鳳之賺慳結緇廬以棲奸民禮上清而
祇禳鞠香積掛翠微之峯靈區據白雲之巢殺碧崢嶸莊嚴彩
翻呀蓬壺之超至驚絳節之來朝鈴鐸鳴十里之耳星燈照百
尺之熊丹葉琅函黃卷飾藥猗歟盛哉徒奢而無益也又或金
谷彤庭叢臺泮泮輪奐飛他他翻憫高堂廣廈而木妖寶百
堵千間而賀雀偵銀塘畫錦歌館園亭寄神遊覽暢叙幽情盤
龍儀鳳不足爲喻凌雲棲霞未足取稱侈矣盛矣洵美而鮮當

也此皆舉事無關乎名教工作不係乎重輕痛乎風俗之陋也
又誰知夫尊經幸我

皇清之御宇也

聖人首出五教腴疏崇儒重道宏獎經術珥筆染翰之臣愧高
深之莫贊

經筵侍帷之佐快親炙於唐虞德聲翔洽浸祓沾濡醉於文義
飽於道符民不履非禮之行家不藏非聖之書士有不談玉道
者或見笑於樵夫何也因雲灑澗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
徹自遠也叢爾南平密邇首善蹈德詠仁光華復昇翼翼于矜

安平縣志 卷之八
充滿醞泮數仞宮牆陸離煥獨至明倫之後廢閣攢盤額曰
尊經明滅浸鏗非文教之荒蕪實修舉之維艱乃有碧梧學士
厭承明之廬羨綠野之居退季膺之逸興問元亮之歸途荷蒙
聖恩

特予休沐謝

帝里之新知返斯邱之舊遊瞻學宮之重地睹斯閣而踟躕于
是博士搔首而助太息諸生交口而贊成謀咸謂斯文之未墜
舍先生其何求於是然然良久作而曰是余之責也夫又先刺
史公之志焉而未逮者也於是積俸之餘助以募施鳩工庇材

巧盡僊公之思竭王繭之技騁采翟之智如是者數閱春秋而
大觀告備但見其高峻也罪鬼嚙岬嶸雲結轍轍喋喋承霓
聳凸揭尊翥翥駢駢節截撇天倒景龍從駭隄浮蠓蛉螿螿
岩傑燾聳睽眾嶮啐低臬其廣大也曠煇叫篠欹欹寡仇抉振
壇漫閉閤焉速央央聞闐容與咸周其幽深也寂寥震霹棟藹
閑修桔桀虜豁黠黠孔脊靚恟廻環眈眈昧繆其壯麗也彪炳
灼爍瀟灑施雲夢榛支離而駢錯扱捩絡繹而糾締翼儻理比
而連纏珍瑱鞞鞞而東西綺井雲譎而波詭碧題琬琰而侍迷

繡栴綵緻而爛渥楯櫓璘璘而蔥翳游樹緞霞而鉤星芊茸歛
蕤而滃擠紹以琅玕之青鎖佹以瑰瑋之瓊英牒以木蘭之雕
棖蹠以文杏之挾根鈴防稽稽朔環拂鉤桁梧遽遽蟪蛄夔擊
陽馬飛昂挹捫厥坪藥櫨藻稅戢晉晶嶸貯焉靡靡焉蔚蔚
焉鏤鏤焉何論乎赭堊黼黻而罔弗相應其華繪也權輿造化
張趙品族奇形幽跡續譜述異之書所不能載隰岳怪澤三島
十洲之記所不能錄花隨月令數之而仍稀鳥訝山經傳之而
未自是皆體撰通德丹青眩鸞輶駮僊覽莘莘煜煜吳生遠遜
其擅瑒僧繇拭壁而攝伏曹將軍縮手而罷經營顧虎頭驚遂

而類癡叔于是乎遊其下者矯首仰視愕眙胸亂洞洞聳蹙返
景逼燦離都盧之輕趨亦悼慄於隙半於是乎循萍際道倚檻
影影清澈霄集霧埃忽消八極圍眸萬物齊朝射市烟於週郭
來千里之長焱量大造之行生盪魂志之飄飄游日天表羽化
霄端迴環却倚泛覽流觀但見其南則太階當陽昭列奎光俯
拱大成燁燁堂堂其陰則隆阜扶基隈以盤淵堆埼之沸怒泌
澗之激濺况金石之嘈嘈流逸響於鈞天其左則批鄰啓聖道
契穀元鬱神威而呵護憲背陬以永藩其右則敬一鼎峙麗襟
三台大行遙分其正氣滄脉遠亘其靈胎其中則瑤圖玉籙綠

字丹文撫周孔之情思儲賢聖之精神見夫易以乾坤爲首書以秦誓爲歷四詩落於平隱三禮陶於戴鄭麟筆絕於九秋孝經註於百姓博學侈於爾雅模世坦於論孟暨乎田何丁王之授受桓彭鮑殷之響應申袁毛韓之岐轍杜張賈范之殊徑凡其裨益經傳綱維道學摹之黎棗而潤之縹緗者莫不劇搜附羅奉若挾璧而襲如照乘盛矣哉博陵之鉅則也於是萃綏弁之雝雝扶藜杖之濟濟像齊都之摩肩儕吳會之接跡奔走謁禮快新觀而失舊式蓋今日之甍宇繪綾卽前日之荒垣斷壁猶隅丹壇也今日之周軒肅昌卽前日之晦明風雨藪藪薄閱

今日之重簷複綺卽前日之沙堰腐餘衝孔襲堦也今日之
赫戲通皇或或彬彬卽前日之洪涇蹠敝蝸盤泥而碣糊蘇也
今日之雌黃相聞光柱照人卽前日之丹青瓦礫藻井消而銅
闌澁也今日之典籍胥歸釐然有秩卽前日之敗簡殘編剝落
飄逸而莫可收拾也尊經再建大道重明五老聚畢風教彌貞
乃眷博學人文奮典分秋桂之香增曲錦之榮步董賈之芳躅
懷程朱之儀型粉飾乎吏治潤色夫太平隱爲鄉曲之重蔚爲
王國之楨上不負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下不負今茲崇正之令名又豈僅侈綠霄

之勝覽矜壯采於觀聽哉乃作頌曰維我博邑叨屬
帝鄉從風

輦轂文教昭揚士敦朴魯有美含章寧爲合轍無羨通方誰氏
之訓沐浴素王其訓維何六經載曷何以尊之傑閣皇皇傑閣
斯成奎璧耀芒繼述往聖收羅散忘百家爲禽獨漱潤芳前修
典訓觸目琳琅銀鉤玉版燦若七襄讀書誦詩如見羹墻百爾
君子玉質金相芝蘭爲佩雲錦爲裳明堂清廟犧樽青黃反經
扶正聖道康莊泱泱文治示我周行周行既示後學津梁天功
何力

我后之光

瑞麥賦

有序

吳璠

曠搜元圖載披禎籙如三秀芝生於帝時九莖艸敷於銅池古者神功默運協化宰而通冥漠用符祉駢錫被諸婁畝奏之郊廟明天人感應如操券也但周筮所載自烹葵剥棗以及筐筮管籥織細必書勤百穀勞錙又珥筆蘭省者以爲美談厥後向種異殖嘉穀合穗鄴都傳於史起右郡著於張堪良父母德澤洋溢化及幽明則風雨以時金壘岐秀學士太夫歌頌流傳遼於紫籟勒諸寶冊三百篇雅頌之作大抵皆農事居多也陳老

父師牛刀來試耕鑿關情地澤上昇天心協濟善博固羸邑也
一旦有麥秀三岐之瑞露華邊暢雲葉斜舒麗脣鮐背之耆帶
弁衿佩之髦扶杖以觀不啻雲擁而霞蔚雖甘珠降庭醴泉流
唐弗踰於是誠曠代而難覩也風雅道微或蕪辭不足奉宣德
意恐神君異績謫劣而無述焉璠受教於絳帳久矣竊念恩膏
沛而莊堯溢撫宰民牧之職也作爲頌章流連歌詠以揚功德
文人詞士之所爲也馬鄴攬轡於前子雲聯鑣於後豈偶然哉
爰昉古詩之流而賦之其辭曰

皇帝調玉歷御金鏡之廿有五年紫鳳振采朱雀啣辰銀厨燦

於寶府碧簫簇於蘭軒恩濼濼兮海息塵緜緜和兮麟遊巖華
輪恪職魏戶含煙凡在率土之濱者莫不望舜目而戴堯天熙
熙焉皞皞焉波湧而雲屬桃溪之叟綠髮黑齒之徒奇珍異物
光惟陸離絡繹於闕廷者蓋不可數三皇不足爲四五帝不足
爲六嗚呼盛哉夫主聖者臣良上吸者下應理之恆也化洽則
神明通澤洋則禎符兆事之經也治安之策不須陳太寶之箴
不煩獻乃猶却犀象屏地豔歌無逸於龍閣肅肅風於綺殿窪
積之租屢調賜復之典數見覽禹貢而覈周寶尤莫重於赤縣
畿爾博陵古郡呵平小邑恒嶽分靈渾波滋色煙火零落而蕭

踈平疇草蕪而土堵表吸稱兮虛陳田祖述兮空悉在誇趨武
之雄風與唐精之標棘幸召父之來臨得閱情於稼穡千斯倉
兮萬斯億兮麥秀漸漸兮嘉叢峻之殖兮於時月旅畢度令秉
祝融丹魚上照焉雀踰踰太史戒輓以布象野虞警路而明農
離光曜景坎水調羹綠圃抽菜花之蒙密紫蔓生瓜瓞之莖容
至若沃野墮地膏壤平低遠則阡直如繩邇則陌長如尺濛濛
兮黃穗盈郊芑芑兮白芒橫精秀色誌於僧逆陸浪吟於禹錫
靡推督而常勤莫之課而自勵邑父母乃泐平隴度折桑發輒
春雨之署解纜廣望之旁粼粼乎萬頃搖蕩艷艷乎千畦渺漭

青膜連天而繡錯於原隰綠紋匝地而綺分於疆場葳蕤已著
於崆峒同靈再降於南陽實穎實粟實堅實好既共葉而同枝
復並蒂而連耀姑臧煇煜掩蓼於壹莖扶風冕罩萋苗於肆藻
於是纓綵羅羅髻髻總總躡躡而翳埋澁掎裳而颺眩影動容
者頌斌以埃地域發音者禱逯以靠天廻群燿詣以集陳美隴
頭之數挺其爲狀也鬱鬱熅熅郁郁菲菲縝紛軋荔禱禱周圍
乍並階以嬋媛復纏蕭以提飛旣滄光而捲粒旋沈溶而鋪縻
遐而矚之若聯雙璫而結群琬近而睇之又似抱叢薈而綠連
靡煌煌乎紅華燿鉅野扈扈乎青實綵欏枝參星錯落於東溝

雙哇幡纏於陌西獻繭可並華於呂令夏稱將振英於宋辭蔗
漿不勞更飯椰麪無須別飼其爲致也連卷樛偉攢立叢倚玉
縵秀而蚴蜥珊葉楹而儻王母栽於崑崙園丘吐於瓊砌干
萬疊而凝風兩三弭而積翠黝黝焉油油焉別葉同膚依稀乎
澄江蝸蚌啣雙珠蔭蔭焉籠籠焉遠徑和菰彷彿乎鬼嶽拼欄
挂重瓠意綢繆而挈柯色襍椽而掩株宵露霏霏以騰颺旭日
踰時以芬敷給殮於炎火之昭陽備美于當塗之隙都况於豐
壤之纒頽之陽阜陵之陽滄畝之北桑梓接連墳衍沃城爲
縣之周原三麥牟之豐豫或爲其本或爲其條或籠晴而粲

垂或虎掌而招搖似芙蓉之麗藻類連理之飄飄氣則懿懿
焱精則融融颯颯舒則習習而羅壠植則亭亭而齊腰峨嶠學
士漫傳鴉獲薊城司馬如被狐貂休矣美矣祥祉攸集闔閭喧
闐頰顙色喜懽譁踴躍罔知所以乃考嚮鐘伐鼙鼓召之前白
嗟爾黔首徒知其異惘厥指歸懣厥神理是猶覩珠韞於川璧
蕓於巖而不知其中有靈氣也夫賢父母之來蒞也三載於此
矣冰蘖自矢茹苦辭甘課吏而廉能法凜貴教而嫻睦香含樂
苑鮮青蒲之迹潘城踏紅雨之酣揮單琴於座右跨喬舄於霞
天鶴瘦而塵飛旣冷簾垂而艸靜庭閑獲孺孺樂桑田沐杜澤

慶元雜舞蹈盡異童之竹馬豐亨兆父老之靈饗以及京鹿流
溢倉箱祿兮鰓鱗順德元圖聚兮素娥動纒聞道讓兮尊壽
衍鼎釜飫兮惠憚憫發雪曠瀟兮神工默弊有開必先雨暘弗
訾沴疵胥捐梁鴻有雲謁之堯高鳳有雨漂之竿矧茲農祥之
華萼固大道之宜然且夫麥之用也尚矣昔者軒皇御曆唐叔
編圖冕耀以應璇宿堅好而超麻胡地則宜豫味則盈酬金生
火旺可侑天鈞而禱鶴炙坤藏震發足借犀箸而飽瓠厨故岱
宗有鞠室之祀景亭奏稷年之書况復佳實結綵輿誦聯翩
底以之號崖景吳因之名川芙蓉移輅於內苑楊柳館玉於華

詎魯令有中牟之蕊濟陽昭遂炳之德此皆盛澤所踰聚仁膏
所環結非我侯之夏感靈迹曷兆其光烈哉一時歡者忤者怡
然相顧瞭然而思神解形洽有會於斯於是樂只君子噉然而
笑曰有是哉感應之道果不詎乎余江左之世族奉

帝命以撫循挂銅章而佩綬惟軫恤之愍懸念民瘼之疾苦凜
冰雪於四箴忽天休之滋至觀世壽之妙欣是乃

聖天子之恭已無爲與百工之燮理蓋不禁稽手而播

皇恩遂作頌曰於穆我

皇撫綏萬邦雲行雨施率育發祥念彼蒸黎俶載有常嗟嗟保

介莫敢或追澤澤南畝芟梓將將士依婦嬭有圃其香賢侯昇
止鸞聲鏘鏘越阡度陌勵翼巨勳時藉時獲來牟降康有客方
瞳載喜載揚爰及婦子歌舞徬徨

三后在天鑒茲豐穰兩岐告瑞邗家之光登諸

宮廟粢盛芬芳金枝玉粟福祉熾昌其福伊何聿樂倉箱民曰
休哉我侯之賜我侯曰嘻

雲主當陽上天錫福萬壽無疆

尊經閣賦

吳璠

夫何斯閣之巋嵬兮標嶸嶸以飾珍瓊紫芬檠之彪炳兮層礪

危而出壘氛訝梁虹之灌漑兮郁佳氣而氤氳扶聖道於中
天兮結瑰琰之蕊芬漱百家之芳潤兮糾六藝之續紛迴狂瀾於
說倒兮挽落照之餘照金符之流祥兮繫麟角之玉趾紉元
妙於難明兮歎曠野而匪兕斲闕宮之瓊屑兮纒河圖之奧旨
煥寶冊於商皇兮釣褒譏而華蕙蕊周折而炮煥兮掃浮談之
糠粃越白日其將息兮付縹緗於羸炬泰岱巖而若頽兮洪波
紆迴而不已嗟桑門玉樞之軒翥而宏璉兮大道低而同趾徒
飾祿渠於炎精兮漫炫牙籤於土峙矧神輔之僻壤兮詎瓊瑤
而若此陞茲巴邱之蕪陋兮疑天造於草昧也碧舍鞠爲茂艸

今鳥瞰曖而忽寐也望閔室之突兀今楠栢剝而隳翹赤堊鬱
其困務兮屹岠吻之顛躓佩觿觿者神傷恟恍噓歛兮掩抑而
不揚粵余穆祖之登庸兮苾寶笈之津梁秘殿璀璨而赫燁兮
端門轆轤以輝煌汨禮磴以光明兮時聞紫鈴之琅璫惟茲尊
經之軼基兮尚巋然有竦而侔乎簪之靈光迄我嚴考之紹休
今日承明乎

帝里假休沐於蘭臺兮歸反棹於綠水披微言於華翰兮嘆重
關之離瀾篋以壯黌宮之豐麗兮爰述事而繼志懼懿訓之灰
臚兮羨奎光之蔚起乃鳩班工以衡量兮比鴻材而定規察地

理於謁宿不特璇璣而應斗箕搜神植於幽鬼兮運欄翼於靈
菱發閭齋之闕笈兮砌碧苔以困芝果春柯之相扶兮畫象糾
而雲輜磬天儲之清俸兮陳秉彝之休辭夙宵殷而藁藁兮晦
雕績而淋漓涉著雍之敦祥兮始瞻魏嶺之在茲其華表之橫
焜兮若日月之經天也其高堯之燦聞兮若星辰之纏連也紘
八維而擴九隅兮周三間而徹四表開南闔而豁達兮張北擊
之顯昂仰檝樞之宏廓兮舒禁榻之浩泐恢乎奠乾坤於兩極
兮吐光華於象藻既輪囷而天螭兮復下窳而上高昂首於雲
霄兮驚樛棟之承寬峨峨焉若堂立於千仞兮又傑傑而擢危

聖道之高大而廣深兮實彷彿而依稀萬楹搏負以蚴糾兮浮
柱峽峴而瓏錯瑱綺窓之離離兮列榦彤於節椀朱鳥啣蕙於
猗間兮薜蘭辟采於榭楠龍蜿蜒而若騰兮螭螭踞而若搏丹
彩眩其肝肝兮鈎星內照而雲霧蔚瑰琦而疎視兮偃紛麗而
追琢誠中博之奇妙而礪礪兮群龍從於靈宮藏典冊於碧筍
兮綴金簡而玲瓏集鴻謨之彪麗兮胥蘿藉於其中稽龍馬之
負圖兮值庖皇出而御世玩闔光而書畫兮歷三聖而如契尚
書首自伊祁兮爰終於胤誓聖壁埋而愈彰兮貴等天球之與
大貝慨風雅之式微兮十五國各揆藻而摛葩周召之登歌而

薦寢兮並閭巷之伊亞姬公體國而經野兮禮制麥而不奢傍
覽經曲之純備兮固有瑜而無瑕大塊紛其瓜分兮百辟裂而
爭長紀獲麟於東國兮屹宜平而振響高赤珥筆而揚芳兮亦
竒秀而疏爽夸富麗之豐腴兮旨史侈而若罔素王闡教於洙
泗兮啓至道而吹噓聘齊梁而寥落兮聆遺訓於子輿門內通
於神明兮孝德藉以誕敷家相之博物兮不啻昆蟲草木之疏
凡茲鴻章之妙奧兮亘天地而常留雖不假於物力兮奠華閭
如金甌至若丁焦胡毛之玩索兮歐王蘓呂之指陳明道伊川
之註解兮聯翁步其芳塵聚千家之狐腋兮蓋浩邈而難尋或

鈞深於幽邃兮或剖晰於纖毫或叩虛以標異兮或抽思於新
苞或淡言而綿邈兮或滂沛以彌勞或緣情而會旨兮或體趣
以凝頤總以明至教於離光兮障百川於東幸賴層扉之隆峙
兮覆方棹於狂瀾彼空寂丹鉛之亂麗兮不能進而竊吾纛緇
衣羽士之飾爲朱碧而朱嚴兮曾不得以入其堂與傑群聖之
高懸兮翳鎬鑠而赫澳辨魯魚而寄望兮藹宛虹之飛照靈分
爲岱之峒崎兮嶽色圖而逶迤滹光瀚溷而長流兮扶正氣而
爲巖崩山河表凌雲之高峻兮結構複疊而錯珠璣前則大成
之蕭穆兮勢似合而若離碎雍綿亘以煌煌兮眺百尺之巍巍

後則曠野之廣漚兮，結樓雘而相依。渙雲梁而負荷兮，文光晃
皐而芬菲。挾雙霓於左右兮，挂二嶽於東西。啓元宮而苞瑞兮，
美輪奐之瓊甍。拱傑閣之峽帆兮，若羅星而布碁。惟敬一之寶
箴兮，乃孝廟之畱遺。橫垂雲而儷止兮，如冠蓋之追隨。率先志
之紹述兮，典既墜於不衰。庶經學之樸茂兮，慶濟濟而師師。答
天子之右文兮，快聖教之遵路。而不違亂曰，休矣乎奕葉而相
孚。修琳宮而誇楚宇者，曷觀吾道之夏居。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舉助陳諛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川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幾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玉網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乖亂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澁然咸復思中興

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窮賤釋然後乃理哉期於補
衮决壞校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
人執權遭時定制安驟之患各有云設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
而務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適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
臣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關甫侯正刑俗人物文
聖古不違權制奇偉所闢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
漢書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拚奪何者其頑士關於時權變習所
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荀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於各妬

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竊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
復存尤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
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
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旣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
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
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
薦勲祖廟尊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卽位多行寬政
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嗣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

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尼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寬貸賦委其轡馬駘其術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掛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

秦哉昔高祖令辯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
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
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
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人皆思復肉刑至景
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
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
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
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亾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苛全之政蹈
稽古之縱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

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權論

晉張載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收野之陣則呂牙涓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音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况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韜是以鴛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

事也則牛驥其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雖朱與
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
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
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知無所運
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
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
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
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繁霜繫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
羈下也白猿元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犀犬

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牋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荊卿爭勇非疆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畧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况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達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上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閭閻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僞傑卓犖假儻之徒直將欲死嶽岑之下安能

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蔽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

天命論

隋
李德林

粵若邃古元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細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

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元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不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鱸之集殺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大祖挺生庇民匡立

殊勲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
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典王之表韞大聖之
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明外順自
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
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
於四海于斯時也尉廼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
馳蛇豕連合縱橫地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
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鳩毒巴庸蠶食秦楚此
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劔閣之門皆將長戟強

駑駘晚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迺荆蠻吐
納江漢佐闕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瘳戎
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閭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
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
熙前緒罔有不服煙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
運告盡襄裳克謙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
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屬箕穎之高式
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勩業垂統殊徽號
改服邑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

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
氣其趨走於圻圻山神海靈咸變型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
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
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
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首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
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
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
冥之極合神談鬼通幽洞微群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
得沐元澤而不知也丹雀爲史元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

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
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魏就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
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
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
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
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
蚩尤則黃帝抗衡其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
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歛起妖妄會何足數賊子逆
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

而爲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
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廻同謳歌之類王謙
比獄訟之民禍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
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
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旣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
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群臣正直耳目監於
率土賞罰叅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
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
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藁

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
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
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風沙則主雖愚蔽
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
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
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
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遵顛覆之軌趙
趙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鉞然國家當混一之運
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遂孫

臨之候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愆焉斯故未辯昊天之心不
明君子之論也

封建論

唐李百藥

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亾之理在於
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堂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

本維王綱廢而枝幹相持固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

百之訓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罷候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

庶罕其理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

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亾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玉

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

爲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劓曹之宋

一解於求劍未見其可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曰馬素車

一爲復藩籬之援不誤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乃欽明昏亂自

一華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典廢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

億兆之焚溺掃氛禳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

一令如萬物以爲言獨照宸昊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

一萬國以親諸侯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

一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成

申燕斷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惻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之求諫也宏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外相聖人之善誘也每見視朝聽受無佞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晏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典籍牒以文詠間以宏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宏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斲彫成朴以質代文刑措

之教以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儀山河之賞未爲

隋煬帝幸博陵詔

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屢所基正極斯遠故以道
冠幽風義高姚邑朕巡撫庶愛畱茲邦瞻望郊屬緬懷敬止
思所以宣播德澤覃被下人崇紀顯號式光余緒可改博陵爲
高陽郡據境內死罪以下給復一年高祖時故吏皆量秩授職
載府志

唐 大穆皇后哀冊

唐 樂百藥

維貞觀九年歲次癸未冬十月癸丑丑日庚寅大穆皇后崩宮
啓自壽安陵將祔於獻陵其母至尊親奉殿於太安宮禮使兼

次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龍攢屏啓翟輅朝陳方祗靖德圖魄
 虛神瓊子嗣皇帝謁攀弓劍而長號想穉穉也弗御痛異當志
 隔禮切分心於窮慮之南風化萬古徽音式昭史冊如玉如金
 興詞曰元功盼蠶景福氤氳將開樞電且應黃雲曰惟基命於
 極德性配天不失復夏無競門德丕承華宗邁典豈家漢氏祥
 發慶膺冥符世胄益會休徵帝妃北滿聖母東陵秘景陰陵含
 章嬪則柔順含宏幽閑毓德率禮無違導師周感喜昭圖史悲
 華邦國帝錄將啓天妹肯歸塗山表颺渭泗增暉求求賢內
 察幾微顯紫女脯練泉中關琴瑟匪諧冰霜是潔道叶離明貞

符兌愜潛德勿川內教爰設世罕文 時勸地節膺期集社含

和履正華渚降祥高祿誕慶潛著軒象未彰靈命奄御雲衣俄
飛天鏡嗚呼哀哉受終撫運馭極秉乾物思厚德政闕承天瑤
罇委棄金屋虛筵嗟故劍之無託嘆房樂之徒懸嗚呼哀哉宸
駕上僊玉几垂祿率土過密同軌畢赴背櫟陽於神宇指原陵
之封樹悼虞妃之不從遵周典而遷禡嗚呼哀哉蒼茫昭世冥
漢神心松庭幽寂隧路凝陰儼龍輻而未進切鳳鳴之哀吟水
滔滔而不息日黯黯乃將沉百神驚而元兆遠萬國慟而寒山
陰晦祥雲於卑陌結微霜於穀林嗚呼哀哉極寰宇之儀刑播

英聲於先後惟皇運之天長配靈崑而地久流青風於椒掖散
白露於陵阜軼任奴之高蹤邁蒿華於不朽嗚呼哀哉

明義民郭宏勅命

勅直隸 定府安平縣民郭宏

國家施仁養民爲首當歲歉穀貴之時爾能出米麥等糧六百
七十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用嘉之今特賜勅獎諭勞以羊
酒旌爲義民仍免本戶禰泛差役三年尚允蹈忠厚表勵鄉俗
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勅

正統
七年

水止水災疏晉書魏崔寔檄山水

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檄上疏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歎衆庶斯饑帝乙罰已良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洄流川陸逆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

汎濫爲災尸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鴻臚救麥禾黍化作萑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旣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

劬勞日昃忘餐寢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愬弊裁極道敷
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
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漲
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賦
鴻史起晒之茲地荒蕪臣實爲耻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本之
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
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宜防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厚口
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
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

大渠狹更不開瀉泉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塹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附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鈞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遺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岸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暇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宇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

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畚菑徼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饌臣旣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効力有心螢爝乞暨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艱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

疏上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間饑靜言思之曷不遑食豎

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

遂施行

上魏明帝疏

魏王基

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畱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背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馬姓諸侯而費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

海寧縣志卷之八
國朝
思正堂
敵人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買諷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狐皮採買甚難等事疏

國朝
巡撫
于成龍

自昔任土作貢蓋言物係本土所生方責以供應若非地方所宜出者槩不強以辦納直隸每年額解狐皮一千五百九十六張減定價銀六百八十三兩即使各州縣平價採買贖墊已屬不費况直屬地不產狐採買價貴贖累已非一日臣身到地方察訪辦納深爲民累仰請

勅部仍照康熙九年之例每歲照額徵銀解部刊入新書永

著爲例庶錢糧易於徵解而閭閻賠累之困可寬矣理合據實
題報伏祈

睿鑒施行

安邑免解狐皮
確數詳載賦役

灰車疏

國朝
于成龍

題爲遵 諭查明奏報事臣欽奉

簡命巡撫 京畿於本月初一日 陛辭親承

天語詢及直隸州縣需用灰車係發帑銀僱覓何至私派累民
勅臣查明奏報仰見

聖明無微不至

皇仁無隱不周寬力役而念民依薄海萬姓咸在

宸衷軫恤之中矣臣抵任之日隨檄守道朱宏祚嚴查茲據詳稱案查康熙十九年間建造

天穹寶殿等宮時因久雨泥濘需灰甚急部行直屬撥取頭口七百五十個馱運又取四個頭口車二百一十輛載送前道詳明前院議將頭口派於順永保河四府車輛派於真順廣大四府迨後殿工漸次告竣用灰稀少除將頭口酌減候文提取及車輛減數外真定等府尚存灰車一百輛各屬輪流供應至今七載查此車輛州縣原無額設又無存畱款項勢不得不徵

辰州上表

魏
惟
楷

孝昌初分定相二州四郡置辰

州以楷爲刺史楷至州上表

竊惟辰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項國路康
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兇桴鼓時鳴况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
州逆魯趙趣北界鄴下兇熾蠶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
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効力以弱敵強析
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草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刃聊自未有
雖欲竭誠莫非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
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

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隋高祖平陳策

隋
崔仲方

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庚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闢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庚子至今庚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禪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亾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亾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

火德而國號爲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鳴火未爲鶉首
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
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其數極蓋闕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况主聖臣良兵強國富陳既主昏
於上人譫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獨此島燹而稽
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勳芟蕘所見冀申縈燭今唯須武昌以
下蘄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等
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
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盆

精兵赴援首下流諸將匪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
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
之兵無恩不能自立



出納詔命駟獻書誠云

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
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
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
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
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

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
以永終譽安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昔馮野玉以外戚居位
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剡氏之宗非不尊也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衍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監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社于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張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禍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盂兢兢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英崔贖書

隋
豫章王

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
官枚乘罷宏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惟之何乃脫畧官榮栖遲
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
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
吾兄欲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
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半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
大起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由
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
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于建書不

安州縣志 卷之八
盡意寧俟繁辭

答豫章王書

隋 崔 頌

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
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
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揜揚郢客之奏
陽春誰能赴簡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
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
鴈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餐客河朔惰游本無
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

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况復桑榆漸暮蒸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
盡棄但以燕求馬骨薛養鷄鳴謬齒馮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
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
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
先迺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邱陵爲
之不逮曹植傑操聞高論則不煩令名楊修若竊在下風亦詎
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

安
平
縣
志
卷
之
八
風
土
志
八
上
守

安平縣達魯花赤刺馬司監公遺愛頌並序

元王璜

國朝承平日久典章文物潤色有加焉尚慮庶官不克盡職增
秩重祿冀知所勸然猶未已于其祖宗父母下逮妻子褒封寵
謚覃恩延賞光賁存沒蓋欲以激其廉



績而變時

雍耳百爾君子可不悉心以副上意乎如安平監縣者豈嘗致
力於是與公姓畏兀兒氏號備刺馬司監系出縉紳右族嘗參
議中書省事狗兒者卽其兄也天資英邁器識宏雅初以精幹
從事春官未幾調監房山縣太德戊申遷從仕郎改監是縣既

視錄發號施令一以愛民爲本審人之產而均其賦役教人以善而息其爭訟威信既敷則土地無荒蕪園圃無寃滯而鋤甯鮮投書矣繇是版戶竄匿而來歸者凡數十歲已酉蝗飛入境焦心勞思身先率衆不日而撲滅殆盡厥後年頗不登宿夜憂虞恐速平陸失伍之誚籍饑民千餘戶而告于上官例檄鄰政以詳覆之鄰政厭其繁削去者什七曰民方被患忍容私意於其間乎卽白于憲司迄從其言而給米千斛然食有盡而日無窮告饑者其能既乎復歷考積年和市於民而未酬其直者直詣總府極陳民瘼請悉發以濟之復得密幣以貫計者三十餘

萬旬口甲給仍曉富民以不卹之刑衆免閉糴之患賴全活者不可殫紀朝廷以畜馬分餉郡邑歲例百乘每爲時其芻秣平其出納嚴其約束俾圉人莫敢肆威于民衆皆便之歷年斯治多効愈著益求所以出治之本增飾學館延致師儒公遐必親臨講導復徭以勸其學者往往有成才之漸凡旉政有葺理之功刻石廟庭用章厥善若夫構警霄樓以示郡邑之威望樹沿革碑以紀博陵之勝槩又皆政事之緒餘耳皇慶癸丑公旣去耆老高從義李皞等狀其治蹟以頌來請抑前賢有云人生不係方所但賦受不與邪氣值則襟靈定自拔倫信不誣矣今公

逸矣西土之人不資於父兄濡染師友薰陶而能充良知擴良
能脗合乎爲政之要又能式副朝廷期治之意是可嘉已璜雖
不及口擊其美職在化導而義不可辭轍櫟括其所狀者爲之

頌頌曰慶源混混由遐荒梯山航海來觀光穎錐不應終處囊
一門椿桂俱聯芳有兒蘭省嘗含香公已出入春官堂房一張
本縮銅章博陵治効尤殊常茲歌風雅聲洋洋其次亦復勤耕
桑逋逃感激歸故鄉訟庭寂寂飛鳥翔園扉茂草凝秋霜稍遇
水旱仍飛蝗亟舉荒政心皇皇素聞牧民如牧羊興利除害殫
其方衆知丹心抱忠良他年勲業奚可量

聲律啓蒙序

元翰
林王 猷

文之駢儷者始於魏晉盛於唐宋而作文者尚焉然學者必先於對偶之書其浩瀚多端使童蒙卒未能得其要領此素庵聲律啓蒙之所由作也素庵博陵安平人姓祝氏名明字文卿素庵其所居之室自號也博學善屬文教授鄉里不仕其長子安肅州判官其次子河間路莫州知州河朔有廉政之聲鄉人田實登其門念師嘉言善行不得其傳也將欲刻茲於以惠群蒙亦因以見其師之大歸求予序其端亦古之小學自灑掃應對之類與他日黼黻皇猷粉飾太平者未必不本乎此蒙士盍求

之

重刊聲律發蒙序

明希古

聲律發蒙前素庵先生祝文卿所撰元翰林學士元明善所編然又增以釣山先生對偶叶音集成一書釐爲五卷版行久矣予罷講經幄披閱是編爰自一字而至七字由七字而至隔句對偶渾成音響自然粲乎若天機之錦文丞相錯而爛然成章鏗乎若虞廷之韶曼擊禱陳而翕然中節誠有益於初學因遂刻梓以永其傳俾童蒙之士肄而習之雖非經世明道之大端至如知進爲之序極造詣之深下學而上達未必不自茲以發

輒也成化己亥立夏後二日

原刻安平縣志序

王訢

夫曰志者何史之流也曰府縣志者何別於國史也古者列國皆有史紀言紀動如邱明稱周志晉乘鄭書楚杙由周以來莫之能違也自秦郡縣異制在國則有史官如司馬遷班固世世相繼若守令之在天下者蓋不得爲史官而志作焉述往以詔來比詞以該事淑以彰勸惡以示懲以宏治化以維世教其所關於郡縣者非微也余於甲申冬月來紱印綬周覽形勝故物詢其創繼顛末涉獵舊志則亂焉無統遺焉未備知志在當

時原非注意特應上檄耳嘗欲雅暇彙次復以古昔作者非有見於道而備作史之才者作而弗信信而弗傳未見其志之善也余稟弱植碎務紛拏心雖懇懇而事竟因循也已至戊子春廣文顧君輩來謁欣見着宇相謂曰公嘗以纂述難其人今得其人矣都諫王公予告奉養誠昭代之闡人也觀其瓊閣造膝關策天下啓吻譟筆愛金擊石蓋已凌西京而上馳騁班馬中奮臂雄呼言語妙天下誠摩研編削之才也若是則於斯志也何有乎余他日以藝自謁冒顏以聞舊志虛中否訓公較然矣企望公爲斯文屬意嘉愛勅一家言光獨來世况著述藝林盛

事一方之若孝子慈孫幽人高士之行咸待公表見與時者久矣然則史氏之筆非公之望而又誰乎公以余言爲懼迨爾順許閱數月殺竒已就而授余剞劂迺觀其別爲例作編爲四卷表其巨細補其遺脫雝其繁蕪一披閱間見其分野足以觀天文疆域足以察地理籍賦足以驗息耗戎祀足以考修廢官師足以昭政化人物足以別淑慝文藝足以闢世教禠志足以盡通變崇正以黜異端捐冗以要簡確凡昔之所遺今之所有罔不燦然畢備若夫序有前後錄有詳畧義有微顯要各有深意存焉然文理密察而畧無所苟非余所謂有得於道而備作史

之才者耶使後之從政者開卷有益歷歷如指諸掌何者民生可厚何者民性可復何者民政可平何者民政可久不煩訪問而因革損益之得其宜固足以優於治若有外史氏者采之而編於國史亦足以爲一邦文獻之徵是真作而信信而傳犁然一時實錄也嗟嗟不朽哉斯志矣豈徒摛詞繪句鈎元飾浮徒爲觀美之談已哉若他日入侍翠幄覆錦含香駿譽鴻猷殊勳偉烈與斯志並傳於無窮者固公之緒餘自有操彤管者以紀之余特論其修志者如此以見志之成也有所自云耳余何能

原刻安平縣志序

明王三餘

嘗謂司馬子長代之良史也劉更生楊子雲輩亟稱之曰其文直其事核已爾不虛媿不隱惡已爾旨哉言乎今之郡邑有志卽古史之遺意也爲志者而不知此義雖謂之無志可也况紀載失實以訛因訛徒成穢史不足傳信其害殆甚于無志矣吾邑古志不可復考迨志成于嘉靖庚戌迄今殆四十年姑無論其紀載之詳畧許可之直諛而寥寥數時未有續者其何以稱焉予自爲諸生時卽有慨于中逮宦遊事劇念不到此暨兩奉使過里間嘗以語先今縣庠諸公謬承見委予私心蓋已諾

之歲戊子在告稍暇偶時時手舊志口占數語因而筆之適邑侯王公學博顧君輩各彙縣庠事見遺遂加採葺補續成編幾一載始告完以予之不敏卽盡掃敝帚自出機軸亦可勉成一

家言而體薄修道愛惜精神故暫仍舊貫聊復爾耳且前人勞不可浪美不可掩予何敢自爲己工也矧孔氏作春秋亦因魯史之舊文耶旣成予諦觀之已而復有二懼一喜而區區之小不與焉二懼者何則以昔之風俗朴儉而今漸事華奢也昔科第駢繁而今稍至稀疎也一喜者何則以吾邑昔行商鹽工下交固雞犬不寧今鹽稅一納閭閻皆鼓腹稱慶矣此事諸

大夫之功也百姓之福也予何力之有焉故此志之成予於此
三者獨惓惓致意焉有以也河牧賢者與吾黨之君子能移易
風俗振起科第而又能力守鹽稅良法予之二懼一喜者將轉
面爲沾沾三喜矣夫昔朱夫子元晦先生序大學自謂僭踰無
所避罪而于國家學者不無小補予于此亦云後之君子其重
念之哉重念之哉時萬歷己丑八月癸酉吉日

原刻安平縣志序

顧桐

王侯順菴翁者陝省庚午進士也自甲申冬來令安平蒞政五
稔治行特茂乃興除之暇議及舊志慨其缺畧矣次文不雅馴

况自嘉靖庚戌以來迄今四十年餘世遠言湮闕逸靡紀後將
何述誠從政所當加意乃急鉞梓而新是圖遂丐都諫王公總
領其事復又誘屬桐輩弟子李化等搜採摭摭增補校正之至
其間叅異同釐魚豕正體裁刪蕪陋大都關世教切民隱字與
論者後錄焉咸公之藻鑑采甄也如城關王制疆域所繫首列
以慎分守賦役國計民隱所關縷析以時羸誦貪賈禍民若罔
溺水火除惡拔本勤諸御樹以承承久異端惑世若洪水猛獸
附諸禱志黜黜左道以正人心凡此蓋憂國與憂民斯世並除
苛慝以樹風猷區時者所不廢也無忘昔諫諍而永備如漢之

州平友卧龍而有高向鹿門之期超然免於評論晉之崔濟名
清厲而有鐵面持斧之風赫然目爲比鷹魏之德林幼聰慧而
讀左思之賦外艱反葬跣足自駕乎靈輿隋之文博性耿直而
好學之不倦居貧晏如贖賄盈朝而不改李百藥少有英稱辨
識征南之籍稻封建詳公天下之大端李安期七歲屬文跪盜
代父之凶亦謚烈廩廩貫神之節崔鑑之有文學負襲望其
刺徐州也治銅兵民獲其利崔稅之涉經史工文詞其草制也
權相維翰不能奪漢唐豪賢懿德茂行名垂廟記耿耿當時官
常者所當則也不知舊志何以不列于鄉賢若昭代之王公健

也已已之變父則奮節以顯義子則危軀以成仁曾不得以享祭於社亦可惜也王公學孟也綴德之守遺愛在邊陲孝友孚內外而今始附主於廟不亦宜乎二公軼聲前代表表一世雖不獲報于昔幸得崇報于今固直道而行者所同好也舊志之外謬若此奚以信傳柰何修之容已也今皆一洗其陋可謂其事核其文直不溢美不隱過力追作者其仲堅所稱實錄也已然殺青于戊子之冬竟編于己丑之秋志序悉具亦足以昭紀載而備採擇矣公復囑根跋之於後雖固陋不文難以繼美然久侍教下其何敢辭嘗謂文不虛傳事如有待若今邑志之修

誠必世一時之會也何以守令而無史官其所務又有急於史者往往先所急而後所緩者其勢也亦理也簿書盈於几案鞅蹄疲於使塵功曹委於刀筆程督析于鹽米官居若郵傳載乘無專職且又繁寡要失之蕪諒寡斷失之固匪文則行之不遠匪實則覈之失真是以把卷則廢書而嘆執筆則佇息而索狃于因循限以才識未有以是爲急務者公獨拳拳急人所緩非賢而有才能若是與噫事有作斯有述欲善終惟其始修詞撰德約文此事非都諫公之纂言也固無以開其始興廢舉墜宣力率作非順菴公之刻意也亦無以成其終二公可謂述作兼

備始終一德者矣志成而安平之文獻永垂不朽後之採風稽政者其尚知其苦心哉順菴公賦性寬慈用法平恕簡易近民豈弟作士且其除煩解繞布濩閎澤不可毛舉今陞襄陽府士民涕泣攀轅臥轍遮畱不克公雖已去以志出于公修不敢刻於官職今特附於此以俟後之書於宦蹟云昔萬曆己丑八月癸酉吉旦

原刻安平縣志序

明何翌

繩縣之有志本史氏遺意將使司牧者考焉而知所沿革耳安平志舊矣萬曆甲申都諫王公筆而修之甲午冬不復承乏茲

邑閭志中得其梗槩知王公之爲鄉邦計良殷也先是令安平者如傳舍卽欲展足而不可得余惟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若因循規避玩愒身謀謂朝廷功令何甫蒞事卽詢民瘼知安平之大害有二一商鹽一河患是時商人之市鹽者數百引日進公庭而促其直吏民荼毒甚矣加以滹沱河環城內外爲巨浸民岌岌昏墊中余爲惻然於是條陳五議力請于鹽臺而詳具治水之策呈申撫臺其顛末委緒備在志中所記卒之商鹽永除爲輸鹽課河亦遠徙百里外歷年大患一旦輯寧而民日以殷阜頌河之徙本無定而商鹽之禍安平比青苗法

尤烈都諫王公嘗言之當事者罷去數年王公沒而鹽復行今
鹽臺著爲定式邑人刻石記之則鹽害庶幾其永瘳哉鄉先生
崔君玉吾家學淵源欲重修其志而未暇因言此除鹽治河皆
地方大計其申文碑記不載則後將焉考必增入志中庶使後
來者洞見利害而不爲地方階厲云余惟治人治法兩者兼備
而後可以庇民法固因人以立者也其法具在而非得人行之
卽有良法而民不蒙惠此紙上之陳言直土苴敝帚耳嗟嗟秦
罔不井新室周官彼人與法不相得也若西門豹治鄴水韓昌
黎驅鱷魚靈有常法哉亦視精誠之孚民何如耳後之司牧其

撫字措置必有獨得于心爲安平百世福者試考志中所續記亦足爲良醫壽民之一方也是爲序昔萬厯丙申秋八月吉日

送陳子萬之任安平尹序

國朝諸城李澄中 漁村

天下之勢繫乎吏人主欲治天下必自擇吏始漢宣帝曰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梁薛琰亦謂黎元之命繫乎良吏由是觀之吏之職豈不重哉今讀班史所載黃霸龔遂諸循良纖細必備使人如身入其中而與之語雖其時趙廣漢尹翁歸之治行皆以善爲鈎鉅而不與焉故曰廩廩德讓君子之遺風也近世用吏重資格不假便宜從事而治乃大壞蓋自郡縣天下

以來未有不治亂于吏術者勢使然也陳君子萬以康熙癸亥
擢安平令子萬種學能詩伯兄其年文藻冠一時余常見事之
其年歿見子萬往往如其年而子萬又曾爲黎城丞所謂予不
負丞而丞負余者得毋欲試之然乎自古文人鮮實効負才而
驟伸又恐其豪逸而不適於用如是者均於吏事左子萬之先
少保公歷尹唐山秀水其後著風節卒爲名臣子萬以清白吏
子孫世其家學其倜儻瑰傑之概次乎下僚其於利弊興革籌
之必精一旦縮墨綬出宰百里以經術潤色政事豈猶夫區區
俗吏之爲乎以是知子萬之能爲宰也我 國家立賢無方每

以良吏擢爲諫官而安平近在畿輔去唐山僅數郵柯鄉之愛
當猶有存者踵而行之詎不祖孫一轍哉古今吏治之盛莫如
漢其衰也莫如明予於明史分纂循吏求德讓君子而罕其人
焉或剛近于福廉類乎矯亦必以循良目之予固媿孟堅乎亦
諸作吏者之不冀黃若也子萬其勿使後之傳循吏者徬徨四
顧如予乎哉

廟學記

沈子 趙居仁
監丞

大德八年遂魯花赤鐵木答兒賜尹馬惟良主簿孫敬祖重修大成殿講堂建鄉賢堂及東西齋廊六間公餘親視取後學通經者優其家於是鄉貢進士前真定府學錄李去敬集衆儒生而告之自石抹公建學以來諸君相繼力善之勤不鑿石紀績則于卓越有爲者恐有負焉遂遣吾友嘉君伯祿之子淳屬予記之愚謂天下之治路府州縣四者而已親民之職州縣尤切得其人則教行而習美其功立見非其人則不能然也牧民之道曰庶富教三事而已安集不擾則庶矣勸率農桑則富矣謹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古之聖賢載諸方冊見諸行事無所不備但人知之而莫之舉行也爲守令者可不思盡承流宣化之責哉安平博陵學金源氏亾掃地無餘是縣乃古之博陵國也憲宗時主簿程亨招延中牟王均玉先生教授此土余簪笈而受業焉見其人物非市比旁邑先富庶故有小燕京之號士子不下數千輩視他邑文風獨盛而且文廟則茂如也每春秋丁朔望行禮吾夫子于諸儒之家以爲故事世祖建炎以來祖述三代迄今四十六年德音時降文治日親至元庚午趙州同知石抹公來尹是邑教諭李曜首倡文廟於邑

石

抹公翁而從之遂建大成殿三間縣人李瑋李裕與有力焉至
元壬午教諭李曜斃其正殿階庭繪塑文宣王顏孟十哲之像
至元丁亥主簿中山李思義建明倫堂三間至元戊子達魯花
赤刺速魯欲終前事率鄉之士夫鳩貲五百五十貫備改遷不
果至元壬辰燕南河北道肅正廉訪副使東平呂遂按治舊縣
見東城雍熙門壤以梁柱盡付學俾備修造至元癸巳達魯花
赤帖木乃克終其事爲門三間及賢廊十間大德改元縣尹高
縣史玉繪七十二賢二十四大儒及鄉賢李燮李單李几李敬
族李德林李百藥李安期李瀚李文博崔駟崔瑗崔實崔州平

崔洪崔鑒崔元暉崔孝芬崔枕計四十四軸門以襦星繚以周垣大德六年達魯花赤教化縣尹南樂蔣舉仁置禮器二百二十庖厨二間標置學田二百九十五畝所得租粟春秋奉祀餘廩師生今茲前後諸賢如出一律者秉彝好德同然固有之心也嘗欲挾修策曳長裾追迹舊遊往觀盛事然去吾家百里休累多縈不能決意而往乃幸得掛名廟庭豐石之側以慰素懷是以喜而書之不辭噫有學以成之而無以爲薦薦之而無以爲用用之不能盡其材使皓首窮經終身白面僕隸之下所謂豪傑猶與之士固無所議若夫凡民之初學信道未篤者恐或

外慕鮮有不棄其學而趨他塗者此亦非州縣之所及也任是
責者其賢當何如哉雖然爲士子者當以諸公之心爲心勉
勇期于必成無以富貴利達爲事則其所至豈可量也哉鐵木
答兒剌刺兒台人氏前河津縣達魯花赤縣尹馬惟良字溫夫
保定人也前吏部提控令史主簿孫敬祖字直中大都人也前
膠西縣主簿教諭李曜字仲明本郡人也今謚爲貞孝先生大
德乙巳孟春日謹記

赤蓋侯德政碑記

元張鳴

至正戊子二月初吉鄉民馬壽從來謁拜且泣告余曰有活我

全家者厥德雖銘骨難報觀先生文其事於石以傳不朽庶幾少答德政之萬一余聞而愕然且問其德政誰與迺曰安平主簿赤盞侯也雲從居鼓城之西王村逮不肖三世矣戶本無籍當時始因老孫大詭計影占至今而其孫名定安者遂欲詐誦爲軀賴侯之明使不肖沉寃頓釋茲德也豈易報哉請聞其詳繼曰蓋自先大父趨熟故來寄居於此業穠爲生歲乙未值抄戶恐入佗籍欲挈家歸仍別辭故所主本縣北耿莊里軍人老孫大其人曰汝但冒屬於我以給官司足矣何必遽還先大父信其言遂安居之居凡若干年祇虛名影占而已至延祐五年

開封本籍宗兄馬良卿者詢訪見父馬天澤賁到執照又取宗
差役錢三定元統二年亦然自後殊無徵取者及雲從營幹家
事頗立產業而孫定安乃親立影占戶計私約文字令雲從津
貼軍需已而本村趙或王榮偵知其由赴縣陳告雲從固自首
實縣以之申州照籍而孫定安故祖父孫雷兒籍內竝無先大
父等姓名欲收爲民未幾孫定安部領黨與輒要津貼雲從既
因漏籍發露弗應所需以致不肯並父俱被毆傷時至正四年
三月初一日也雲從伸訴官已受理其人逃罪至五月初私目
用錢幹到千戶所公文牒縣追徵軍錢縣達魯花赤忽都帖木

兒徇私強抑爲貼戶追鈔拾定付之雲從赴憲司陳告本官貪
賄不法而坐此見黜憲官且命諭有司辨明戶計縣以雲從告
訐官府故不聽治深感使州矜憫下情下其事於安平奈政務
叢冗未遑議擬移委主簿赤熹候詳其事跡與夫援據者之詞
盡得其實而孫定安又給言雲從先大父爲渠祖父所虜之人
籍中昭然載附於是申州揭照而實無先大父等姓名候既獲
茲問反覆詰難其人詞窮理屈方吐露實情伏其誣妄之愆乃
擬達州府申覆省部允候所擬雲從爲民今已簽克車站若此
非候神明之力不肯全家其不死夫豈非活我者邪余聞而喜

曰先時聞斯邑有賢主宰異政累出心竊竒之乃求識候者問
之告余曰侯女直人赤盞氏名存復字復初世居濟寧之鄆城
自曾大父以軍功仕至寧國路總管大父以平江路同知致仕
及父皆顯官於時候幼從大人先生究儒者之學後通國字籙
仕蒙古翰林書寫國監譯史陞今職焉其爲政也直欲追跡古
人有光先作而後已竊諸先儒有曰公生明蓋心公則無欲無
欲則虛則明問侯之治邑一以法令爲師而澹然無所好故
其治之簡虛靈亦徹遇事如燭照龜卜而物莫能逃也雖繫
家也然學問之入詎可誣哉他日侃侃立朝必能裨補盛治則

茲事也特終餘耳如樂爲之書仍繫之辭曰猗歟皇元治軼三
五亡得其民無失所唯赤盞侯克繩祖武佐理安平簿獲賢
主稟異學純人之心古境內又安妥然安堵鄰邑寃民歡騰鼓
舞感德頌恩如旱斯雨刻此貞珉用申純嘏

遼魯花赤撒兒塔溫公德政記

元王鏞

周官口唐步稽古於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夏
商言倍之各有定制繇秦漢而下縣置令丞

以佐令

也皇元混一華夏祚治古典更治遼魯花赤一人居令之上制
用國朝暨諸色目人爲之又所以監其縣之政令也嗚呼盛哉

至正二年博野蒙古氏撒兒塔溫繇拱衛百夫長來監安平縣
縣真定居滹河之北墟境小壤沃民物淳阜廼者天災流行屢
遭荒歉民力凋瘁率多逃亾稅額厯存虛籍而已歲限迫期責
鄉司償其數悉皆破產公爲考覈申除五百餘戶而雇庸祿調
有司徇舊槩利不及者繩以法於是撒繫庭市朝微暮杖公私
俱困而事不集府兵捧檄督吏目而擅興威福足其所欲然後
已公檢戶饒乏凡賦外須歛一歸有物之家民不擾而辦前此
捧檄仰食之徒皆稱貸而去上下便之常例每歲冬御苑及侍
從馬馳散處各州縣飼養圍人日久生類視郡邑吏懦人善可

以肆其貪縱者夤緣求往曩有利於縣者至是復來公改築院
廡外設壕塹禁其出入往來糧足量數芻及斤重驕橫者置諸
法群圍熟旁近游民往往有假威鷹犬妄稱門第持偽券蹂踐
村落爲害尤甚公嘗在禁衛知其根穴置令鄉屬執其黨與之
俱至治所鞠責破券約束而遣後有至者聞風越境百姓安堵
明年歲大熟興崇學校勸課耕桑養老使民知孝敬長使民知
弟循循善誘鞭朴箠楚之政不施而教化行焉化所不及者獨
縣南不能十里爲別郡界界左右多營寨軍民雜居地甲沮洳
不尚種藝家務煎鹽爲日計凡私販入境者皆出於此習俗屯

悍官莫能近平民抱攀指之冤長吏蒙責辱之患其來久矣公
合僚屬選吏卒勇健者身爲之先直抵其所彼素聞公之名比
至則必奔竄匿伏莫敢前公按行搜索獲若干人而歸事上所
司遣使持帛設宴以償其功又明年朝省議立常平倉五縣已
下一倉度地里遠近設置故鼓城等皆置安平府檄命公總其
事時大將寒沍公量宜經畫立限課責使財不虛耗民不蠹損
而功程完固民感其惠嘗備六事目揚于憲府至是感之不已
咸願刻序紀公之德政傳之將來以示不朽于是邑人劉居等
持狀來請文是年余忝領鄉薦行役怒遽不堪爲又明年歸自

京師居等復來請歎曰余亦邑人也且嘗蒙公延置講授故知公莫若余者公廉慎勤恪始終不忘其存心處事書不能盡姑摭其梗概爲之記而過者必能道余之所言于四方俾天下之治縣者將有徵於此焉

重修城隍廟記

明
冉繼志

安平縣之廟事城隍神于茲蓋百五十餘年矣其前之創而後之修亦旣屢矣正德丁丑歲河南陸侯來宰是邑謁廟行展拜禮見其廢撤不治大懼無以妥靈竭虔以謂治民事神守令職也可偏廢乎乃進諸耆民而諭之曰神有陰德于人縣令有患

澤于民有陰德者人必敬事之有惠澤者人必愛慕之此陰陽表裏感通報應其實一理而已今廟廢至此能不惻然欲修葺以盡吾職但水旱頻仍民不聊生將取之公府而官無可支將勸之百姓而民無可辦斯固吾令之愧獨非爾民之愧乎言既卽有劉演輩者出而應曰演雖非素有以蓄積者量其所有亦足以供修葺之費况居與廟隣非演之責其誰責哉侯曰義哉此人也功訖日當以事文諸廟石以托不朽演曰諾遂涓吉撤其朽腐不堪並拓其舊址之狹隘未廣者而鼎建之若薪若甕若木若石若磚若灰堊釘鍍丹漆若工之價役之餼皆取諸已

無假于人中有殿後有宮旁有廊廡前有臺門或崇而隆或敞而明或宏麗而華靚像設森嚴金碧輝映雄規傑制煥然一新瞻之者起敬起畏夫復興于廢易陋爲壯則演之用心誠可嘉也是役也聿興于正德十二年五月成于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演奉陸侯之命惟謹乃再拜請予惜予衰老孤陋病散淪落之餘才力不足自振顧能文乎何以演好善樂施自不可泯又以重陸侯之督勸有成也故不憚而記之豈惟是功也得以時葺而不壞將安平之人亦因是而有所永賴哉是爲記

增修文廟學宮記

明劉鑑

安平爲定屬邑古之博陵國也舊有古廟學衣冠文林忠雅由
來尚矣金季燬於兵元始建于縣治東北我朝復葺之前尹陸
公載郭公學書又拓而大焉規制備矣顧歲久漸敝雖遞如修
飭得獲經遠商水王公懷忍筮尹下車謁廟視廟慨然有葺新
之意第時饑盜起夙夜以賑荒弭盜爲務再越年政通事康民
用寧息百廢修舉間適淮安田君銘教諭是學至心同作人謀
協宏化迺相廟學默籌潛計因其傾頽者而加以修葺卑陋者
而易以高明廢缺者而繼以增補于是廟之制大成殿宇東西
兩廡前戟門中泮橋又前櫺星坊題萬仞宮墻丹雘輝煌巍峩

輪奐此皆因舊而新之者也學之制明倫堂舊隘今增宏大與東西存心養性二齋俱爲六楹北連左右號房罔不周飭又遷敬一亭於堂後西北隅遷啓聖祠於堂後東北隅此皆革故而新之者也堂之西爲神厨又西爲倉廩堂之後空其地議修饌堂迤北爲杏壇遺址又山杏亭止豎木而未覆甍正北乃議修尊經閣尚缺焉有待堂之東爲神庫又東爲鄉賢祠前爲名宦祠又對爲宰牲所傍卽剗井味甚寒冽欲補風水求卽得之凡此皆增益其所未有者也於廟左爲規矩門右爲準繩門坊前設當衆木祭棹祭盤各計百餘爵豆樽俎几案諸器悉製造堅

如凡廟之所宜用者咸備焉於學西爲禮門直內卽三廡宇官
師居之東爲義路方外卽學儀門通衢以別廟學之域門內有
帝君祠魁星祠仍而新也儀門東別創射圃亭一區又高其路
臺新其堂鼓凡學之所宜有者咸備焉黌舍中列垣墉外隸泮
池前深土山後聳樹塞扁對奎章曲協增損廣狹適中法宜栽
樹科種各合取義完美玄麗安平廟學尤爲燕趙之最茲役也
始於丙辰春捐俸設處者王公而經畫督辦者田君焉旣而王
公以孝致去田君以老致去訓導童君鐔以還官去迄今四年
新尹曹公鉉復畱心學校繼而新之恢其明倫堂制相謀協成

者則教諭張君汝卿實倡之一時同事丞張君尚志訓導路君

文弼王君進尉陳君細均有贊成之助閭學遂子崇仁等立石

於學以圖不朽屬鑑爲記鑑維孔子之道天下所尊以爲治故

廟有祀學有教必先焉而不敢忽今之廟學多有偏廢不舉之

患可勝嘆哉若邑尹王公居官清苦五載如一端以節省民財

培養士氣爲念去之日畱獎勵銀花於衙之影壁以示弗受士

夫鄉民挽留走幾百里不下數千人皆不驅而自趨也輿議登

志入名宦祠祀之矣王公質直尚義有古循吏風其孝其廉其

重學校至動衆感人若此則其以身教示安平諸士者良多皆

徒土木之事以粉飾宮墻而標致膠序爲然哉要之禮神育才之道固在廟學而諸士之體教希賢實亦不外此也故諸士之遊於斯也萃敬於修祀興志於瞻依行階序則必盈科而後進望宮墻則何數仞之難窺趨門戶則奮獲入之或寡循視廊廡則嘆後學亦可登躋陟殿堂則思賢由之已升而期聖域之優入借物遠取卽身近求凡絃誦歌舞之時皆藏修遊息之地由是心存性養顯庸於時則必成正大光明之業退而家食亦足以氣節自表而風世善俗如是則庶於孔子之道其無愧乎然則王公之倡修廟學於前而曹公之繼修於後者蓋以作士行

而申國典也其功豈不既大矣哉昔人有聞韶而思舜德觀河而贊禹功後之人當必有因士行而頌二公之功德於不衰者矣然則爲二公圖不朽者是在爾諸士也鑑素仰公之德政多矣而學校特其所重耳故記其成敢勒諸石以爲同庠者勵云王公號春埜河南舉人廼祖登進士爲名御史以節義世其家曹公號汝涯汝州伊陽鄉進士政急先務他可槩占田君號梅東南直隸明經多學識張君號東溟山東新城歲貢乃若有事於是役者例得附姓氏於碑陰時嘉靖庚申季冬吉日

新植六栢記

明 彭 相

河南陸侯治安平之三年民安事理時值閒暇遂及其制治之未備者增城垣建門樓以嚴守衛新儀門作碑亭以宏具瞻葺幕廳之久敝修六曹之監廊下逮吏舍臺砌亦無不撤舊而整飭之數事既畢乃以舊所樹多槐且老朽顛瘁殊無秀蔭于是手植六栢于庭越五月而俱有生意無一枯者侯意甚快遂命相誌之相惟栢之名載于毛詩出于禹貢而禘見于論語之編直幹堅節蓋其性然也當其廣莫風悲積陰四垂祈寒遍宇宙而成冬斯時也天氣栗烈噓唾成雪草木乾且腐矣獨蒼然與巖石一色霜雪不凌風寒不折豈知時爲窮耶乃若青帝發仁

萬物皆春和律騰灰炎威將熾斯時也芽莖既生天胎胚動草木光且榮矣獨森然與群芳不同翠挺自如容態不改安知時爲亨耶或者謂陶潛栽柳邵雍詠桐而侯種栢具不同何也曰陶隱邵哲侯尚清節所至不同也噫侯之志不特此也蓋欲後之司牧者以清直堅苦自勵以栢臺雅操自期而不可自安于小成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耳若夫愛養顧惜由拱把而合抱以至參天不能不賴于同志之君子幸相繼而培植之爰書以記

重建鐵佛寺記

明彭相

安平縣治西北隅有地一區榜曰鐵佛寺不知肇基何代相傳

爲瞿曇氏之城前隔居人後臨瀦水樹木參差邱阜突連有雲
壑之狀元厯告終我皇祖革命兵燹之餘十失八九斷礎欹側
碑螭剝落文字已無從考矣第氣象規模固桑門居也時有好
事者掘於地得一鐵塊類佛之形故以鐵佛名寺焉自是厥後
緇流相襲群居其中然人非其人或梵行不飭或衣鉢是圖或
不善經營苟就簡陋或漂泊無恒既去復來天順五年始構殿
宇成化末僧人淨祐復加葺理其臺基之重叠門路之豁達亭
榭之高深厨廊之紛列垣堵之繚繞舊制依然而淒迷於荒烟
榛莽之下蓋造物之自然而人力不競也常有復於衆者曰邑

有宋氏子諱善本者清修苦行爲釋名徒使主此寺必能恢宏
僉曰諾遂延爲領袖善本感鄉耆禮遇之意慨以新寺崇教之
責自任孝宗朝果能開明佛法克倡祖風其徒印宗輩剪茅茨
除荒穢以充拓故址謀爲指畫制合矩度材木工力誠動鄉人
其奉佛惟謹者從而和之以故百年廢蹟咄嗟而成厥殿有三
前曰金剛中曰梵王後曰觀音大者旣立然後乘餘貲藉餘力
而並及乎小祖師有堂伽藍有次廂掖阿房各包地勢而又增
植成林引水爲池栽花有畦貯經有閣書舍遊原曲致幽麗景
態萬千茲寺之勝槩也善本一日集寺僧而語之曰寂於無者

謂之法顯於有者謂之象蓋不得於法因象以求之可也今既
曰鐵佛寺則然矣鐵佛則未也尸其名而失其實不幾有法
無象耶復相與勸鐵於民間得數萬斤命冶化鐵鑄佛三尊各
高丈餘傳以金碧塗以彩繪爲畫棟三楹而居之時宏治三年
也以後遂飲水絕粒幽居一室凡三閱歲而殞其徒印宗修復
其業遠市貞珉精選妙刻謁予求言以垂不朽曰自吾師杖錫
而來始建此寺及吾身垂四十年矣今當大工告成之後凡一
瓦一木一夫一匠咸取於各施至願頌德於石以詔後世不然
流風餘韻日就泯滅厚施善蹟漫無稽証庸非吾之責耶予曰

自佛教入中國上下幾二千載見之傳記可考也汝之教固不可廢而與吾儒不同姑置弗論然而天下之民崇奉者多因爲善獲報之說化世誘民使不爲惡是亦有可取也予游息汝寺久矣知汝師勸建之功及汝繼成之善故爲汝志之若夫曲唱其道之淪寂極著其道之變幻則非予所優爲也是爲記

福民祠記

明 劉鑑

縣治西北隅八里許河漕村有八蜡神廟春秋二祀司民社者以禦災捍患禱迺里居者以飛蝗蝻蝻禱罔不響應嘉靖辛丑夏郭公來令茲土時值酷旱徧祀群神走謁八蜡神廟病其隘

而祀且遠無以展祀事廼謀諸僚屬曰敬神所以庇民神祠不
修惡在庇爲朔望所以敬神祠遠莫及惡在敬爲况蜡神之於
民其德之也深其報之也宜隆其嘉惠之者無窮則其崇奉之
者不可疎陋僉曰俞公隨相地北門外聖姑廟西建廟一所磚
瓦工匠不取於民積贖爲費基址規制視舊開拓爲殿三楹尊
先嗇次司嗇次先農列於左者曰郵表燬曰水庸曰猫神列於
右者曰司坊曰昆蟲曰虎神備蜡祭之神而昭神位之序也然
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全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主先嗇而祭司嗇
祭百種而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燬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君

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昆蟲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母作草木歸其澤此古昔聖王祭神之意也於時因以福民祠名門是二廟爲衣食源也郭公以牧民爲職民以衣食爲命修八蜡神廟所以爲民祈食也隆蠶姑廟祀所以爲民祈衣也郭公之衣食吾民者無窮則夫士民之樹碑以紀遺澤寧容已耶嗚呼當今聖天子躬耕躬蠶所以爲天下立極生民立命郭公之福民祠之立其不負我皇上設官分職之初意歟繼此懷百神福天下安平亦固大造中不但一祠之修一縣之恩而已爾郭公其循良也

哉他如持身廉靜蒞政公勤修城襁以弭寇操義兵以備邊清
獄獄以銷頑葺學堂以崇化厥譙樓以示極時登予以恤孤事
事每肖夫古豈特福民祠一節乎哉

郭侯遺愛碑記

明 崔承祀

嘉靖辛丑郭侯令安平越明年政成侍御殷公疏侯曰詳密之
才溫雅之器清約如寒士而公私之器用有節牧愛若父母而
閭閻之疾苦在念儲蓄是廣武備克修學校載興文事畢舉是
堪理繁劇者噫卽五十言果足以盡侯之廉明威惠哉居無何
侯果調繁河間去邑士民如失父母挽留不得乃相率以告承

祀曰惟我侯之令安平也猶冬之日夏之雲吾人之所其愛而
均仰者侯去矣遺愛在民失今不紀民將奚慰哉乃復拜而言
曰侯之行政也先之正已而以令民剔蠹鋤強公庭似水凡重
輕予奪一斷諸已左右之人無敢僭一言時大旱民饑侯率父
老禱三日雨侯議賑倉寡積勸富民粟萬餘石而民賴全活者
衆焉往里甲臨年小民多背鄉井去侯定約計力挨攤一切靡
費裁抑不行故居者全安而復業者日衆矣養馬五百四十戶
馬政不修民困極矣侯隨事損益禁其常例故養馬者不知疲
徵解者無偏累焉往時催科甚繁民罔寧侯與民約一月三期

爭先樂輸三期告完當面傾錠刻日起解俟之明信素孚故也
愚民輕生以小忿自經溺者俟得其情不畱終日平反而已俟
如至訟牒盈庭俾自具小票編之號簿收之大槩悉與施行里
長領票至則決斷而已無科罪也邑舊豪強爲害俟威制之四
境帖然其公門遊食者謂之掛搭僧不禁而自遠村中無賴縱
火害人秋冬之後民不帖席鉤距悉得之置之明憲民自此安
枕焉邑北爲三河合流舊堤一決滄浸之害直過城南民甚患
之俟令春閑築堤高厚堅實計三十餘里四十日而堤成是夏
值大水水三日不退官民皇皇俟具牲牢爲文以告神向夕報

曰水退矣堤至今賴之侯畱心學校加禮師生取諸儒之有行者爲教讀喻教子弟月朔率隨謁廟習禮赴庭考課畧不賞罰居數月葢彬彬矣辛丑秋畿內騷然侯計防守選練民兵兵器火藥金鼓旗幟以至木柵樓櫓浹旬而備維時征調文書交馳于道侯隨宜調度上下無愆一時郡邑首稱維侯有憂曰戎馬生郊芻糧是急乃設法處之不踰月芻積五萬束米豆數百斛往來兵馬公私便焉民俗尚鬼信巫好佛事饗賽非鬼動費不貲侯悉禁之他如遊手遊食倡優戲子凡民不孝父母傷殘骨肉淫賭盜竊以及挾人命而恣慘掠仗勢豪而肆暴強有傷風

化者皆重典以懲改正而已時方多盜且值西北弗靖邊隙令
民習弓矢爲守備申嚴保甲各具器械有警鳴鑼村村救護有
不至者罪之地方晏然邑土踈多濼城池圯壞侯議修築高堅
加厚築堞具壕深浚繚以重堤侯曰何以育賢才也集議改
視學登堂張幕一坐且局隘不堪侯曰何以育賢才也集議改
建廣拓之規制既宏鼓鐘亦具方及廟廡齋門之議侯東調矣
他如創蠟祠傍公館建麗譙復社學築城堡靡不周詳宏麗煥
然改觀侯行之日倉有積粟庫有積財民咸克裕其大畧有如
此者其紀之以慰吾民之思焉承祀聞而嘆曰甚矣侯之爲政

也有如此哉清操苦節門無苞苴正俗崇化里有歌謠兒童婦女莫不感侯之惠畏侯之威期月以來吾民始快有生之樂爾乃奪而去之此民之所以挽留不及思之不已而紀其遺愛之槩也侯其循良也哉維諺有之曰水之逝乎維石則存乃次第其言以紀之

義塚記

明
沈同人

余既令安平之明年庶事畧就緒公庭少閒輒念吾茲土爲民物鬼神主厥責匪輕幸而吾民家室豐祿神印蕃衍凡存亾所爲皆能自致而繼乎其後者吾皆能爲之吾于茲奚其慮不幸

而生無所資死無所托宅兆享祀誰爲之所又其甚或以逆旅
乞丐而至於尸骸暴露者亦多矣是不大可哀耶吾國不容愨
然也方切於衷區畫義地爲死無歸者計焉忽有鄉長孫驥者
進而告曰鄉民耆老劉演雅重義鄉之梵宇圯壞輒捐資修葺
遇警者孤者恒加賙恤婚喪不能舉者則量助之其仗義未可
枚舉又慮有不獲之夫死無所歸也捨祖業地三段十有三畝
任其葬埋立爲義塚演鄉之素行峻出者請爲鄉飲賓卽其人
也鄉小民嘉其義而樂與之樹諸碑永垂不朽懼或禁也故進
稟焉余慨然作而言曰施恩於不報之地人情所難昔文王爲

西伯澤及枯骨朱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彼皆古聖賢也善行美意邈不可及而今之安平則有一介者民如演者能若此良可嘉也世之食祿有官而殘忍無忌者寧不有愧於斯人耶矧茲舉吾所亟欲爲者而顧先之亦吾之一大快事也其人吾猶未深識卽茲舉也素行亦可槩觀矣演子存仁爲邑庠士固將來遠到之器也積善之餘慶當佇觀於異日是爲記

重修廟學記

明 王三餘

政與學非二也世稱業儒者自髫年誦習莫不知聖賢之道爲

可尊可貴矣及長稍釋去服官率多黷貨歿民剝下媮上舉生
平而弁髦之視向所學若柄鑿之不相入蓋不知有學安知修
學先是吾邑故有儒學其建立興廢具載縣志邑侯李公蒞任
之年爲萬曆十載甫下車視廟學廡舍俱敝不治慨然欲新之
乃計費鳩工興事不半載而告成凡爲大成殿若干間東西廡
若干間至櫺星戟門齋舍諸屬靡不飭然備具是役也雖因舊
圖新實則公私一無所損李侯之政不具論卽此蓋知所先務
矣旣成學博陳君等偕通庠諸文學趙生見卓犖百餘人請記
于予予年來善靜不喜咕囁爲應酬文乃謬承見屬則安得詞

辭而不言夫仲尼之道如日中天傳記所載詳矣惟是吾邑

稱文獻淵藪無論漢魏以後代有聞人卽明興景泰之際大司
農張公以儒術致位通顯爲時名臣邇來雖未追蹤然猶章世
才賢今壬癸之季曾一第不少概見何哉予不佞備員侍從嘗
手疏于朝勸上廣學宮弟子員仰荷聖明嘉納頃又允不佞庸
議詔增南宮進士五十人業已著爲令甲士生斯時不可謂不
遇矣夫表率不立教化不明有司者之責也旣立旣明而不勉
強學問則吾黨之過也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彼先達何人
是在吾黨之士勉之爾雖然古之爲學非徒志在青紫已也以

明道也吾願吾黨之學者居官則勿貪財勿害民勿宦成而改節勿言涓而行涇居鄉則勿干請有司勿凌轢里人勿倚勢以背公營私勿呈能以媒利招怨人將指而艷之曰某貴官某大儒胥此學出也庶幾哉不負李侯作人之盛心而二三學博亦與有光矣唐陸敬輿有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此予不佞所自盟其心者願與吾黨之士盟之是爲記

重新真武廟記

明

王三餘

孔子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傳云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豈不然乎蓋幽明一理正直爲神鬼神有靈必不享非類之祭必不

福奸回之人則人之不務修德而欲徼福於神者惑之甚者也
謹按元武之神在天爲虛危之宿在地托龜蛇之靈考之曲禮
朱雀元武青龍白虎同稱並列元武者獨赫奕昭彰在人耳目
累代封爵旣極崇重說者謂宋人避諱易元爲真故今廟號皆
曰真武永樂初成祖文皇帝嘗於京都建廟又於武當山修飾
宮觀以故薦紳士夫閭巷小民無不敬事惟謹予之城西五里
別業舊有真武廟一所歲久圯壞墻垣纍纍欲頽不禁嘆曰是
可爲事神地乎乃鳩合莊人撤其舊而新是圖基址仍前量移
稍東以便明敞材木磚瓦獸吻之屬畧備廟內繪像俱依舊式

更新工作借諸鄉人財物皆予所自辦不費民間一錢蓋工原不多費自不廣閱月而告成予遂諭諸鄉人曰是舉也豈予之自爲身謀哉予不佞寡德生平不敢爲慢神虐民而素行合神明之義自謂講之久矣惟爾衆庶生長於斯田畝在焉樹畜在焉幸有神依於此且予卜居於此予爲神之地主修廟予之責也予昔忝民牧瀕知愛民茲不能無望神之福汝春秋呵護稽事告成爾輩俯仰之資爾輩其尚體予修德之心孝弟力田雍睦成俗勿作非爲勿入城市效古人康衢擊壤之民爲感格神明之本秋成之後以鷄豚報賽神前可也不然牲醴肥脂神將

吐之矣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豈予今日修廟之本心哉
予故表而出之見予今日之舉非敢徼福且以告世之不務
德而徒諂媚于神者是爲記

聖姑廟記

明
崔良貴

聖姑郝姓相傳周末時人漢封孝感聖姑靈異自是顯矣歷
宋元屢有異感歲清明鄰近香火雲集至正間南平州帥趙澄
始擴廟址國朝茲治間邑侯張公再一新之今上御極二三年
間邑兩遭大水城郭得無壞咸謂神力祐助報祀彌切先是嘉
靖辛酉歲耆民劉演可以觀惠果等奉邑都公及孫公令鳩材

聚工增飭廟貌備甚後邑郭公又令耆民可以觀廉于惠果安
車張大宋趙誥創爲臺垣二翼鐘鼓二樓儀門一重養爐一具

旁門三後門一路門一木表一議已定群匠趨之廟主羽士劉
守已從而效勞之迄歲餘未就暨今春邑侯陳公初下車視事
政令甫新而工告成蓋若有待云演等述其事請予爲文以記
予聞人可以範俗貞軌者則祀神可以禦災捍患者則祀今聖
姑終身不嫁以事親則孝純負汲拯渴以急主則忠大顯靈辟
水以全城則仁昭夫孝以表俗忠以捍患仁以禦災若是則姑
蓋行出烈士功在國家其光於鄉惠於衆非淺鮮矣廟享豈不

永永哉是爲記

韓村三官廟記

明教 顧 桐

安平城東韓村民趙師古素好義志欲聯鄉人向善僉謀隙地
計勑三官廟一所鳩工陶甃爲首倡鼓舞輪材施木建殿宇三
楹棟宇崇麗貌像尊嚴黝堊丹青繪藻合度尊卑文武屬威有
儀式足以安三神展禮拜興于戊子春歷三時而落成皆前此
未有者也鄉老以庠生張子培謁顧先生記之予不能避因叩
二子曰汝知之乎吾人皆法孔子而誦其詩讀其書者孔子云
非其鬼而祭之誣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書曰惠迪吉從

逆凶若是神爲學道者設非以倖福也培曰亦嘗以是語若若
曰不然吾之叛是也一鄉無小大無遠近莫不瞻依敬畏焉有
情屬曖昧百辯而不能解者一至宇而立白事有隱伏至累官
刑而不輸乃遙望廟貌而遽反是故吾民寧飲食之菲而不敢
忽于一香之獻寧百拜而不以爲勞而不敢自怠其因心之忱
其赫靈昭異猶有大焉者皆緣奉三官之像樂爲善而憚爲不
善將來孝弟力田雍穆成俗勿作非爲勿墮罪厄未必不基于
此也安敢望福乎予曰若是亦庶幾矣殆異于世之不務修己
而徒倖福于回者足以觀矣是爲記

何侯永除商鹽德政碑記

明 崔 璵

夫食鹽之係於生民重矣國家督以專官監以臺使非利是籠助邊計殷也然畿內地方有悉爲穀土而地不產鹽者有半爲斥鹵而自行煎鹽者地不產鹽宜爲派引自行煎鹽宜爲徵課此兩便之術也我安平多鹽地取而煎之足以贍一方之用奚所仰於商鹽是以不佞幼時未見有商鹽入縣境者後因鹽利之厚商人滋多始有分引而至者矣當時自爲貿易官爲嚴私鹽之禁爾嗣是而有奸商依勢費賄書札以撼有司不得已而官爲之賣然猶春支鹽而秋收價未甚迫之民也今之鹽商日

趨於橫矣。携引以來，欲計月日而盡鬻之，稍或壅滯，責比及吏，民何以堪也。鹽每浮於原引，有明加而暗增者，鹽不舉以原包，有和灰而攙土者，鹽未上入秤錢，先過手一人買之，主店者闕錢者，扶秤者群向而求索之，奚所籲訴乎。往昔春無不墾之田，秋有棲畝之穀，卽瘠萬人而富一商，猶曰尚有所藉之也。一自滹沱徙在境內，鯨波滔天，駿發無地，千年綠野，一望青蒲，何所藉以畢此稅外之徵也。有自產之鹽而不令自食，必責之以買商鹽，則民病有水患之大災，而責懸磬之室，以買商鹽，則民益病。賴有我邑侯敬軒何公下車，卽詢民疾苦，而知商鹽之所

以爲民病者匪細深慨於衷因計鹽法如瑟琴然職鼓瑟則不
宜膠柱思調琴則不妨更張是在主鹽者裁之耳小鹽亦天地
之利而其課可徵商鹽遺地方之害而其引可罷侯如痼疾在
身而急求釋之也於是具申而力請之逾三月而鹽院俞允運
司奉行其罷鹽引徵鹽課也一一如侯議者昔在辛巳歲縣侯
馬公憫我民之病於商鹽也亦嘗具文一如今之所申者自是
商鹽不到縣者十餘年既癸巳歲而鹽又復行則以曩者鹽院
無批允之詳運司無牌冊之發耳今如侯之具申誠不刊之典
而鹽之報罷真不朽之功矣然其具文以申也豈易云哉付上

人之意旨者則恐犯阻撓之戒而難此申頤一己之榮寵者則相安無事之便而難此申忘百姓之休戚者則不問瘠肥之出而難此申侯有是舉超出時流萬萬已猶憶始事之日或以其私問以侯是舉也狃於專責者鮮不疑爲急民隱而忽國課泥於成規者鮮不疑爲舍鎮靜而事紛更此迹若落落而勢易齟齬者不佞謂至誠嚴於幽獨可以格天地明德凝於方寸可以動鬼神侯一念爲民之心已極懇惻精神之感召必有知侯之真而以鹽引爲可罷信侯之深而以鹽課爲可徵也今侯之於民也果貽百世之澤其兆於侯之爲民也能純一念之心矣乎

矧候之大政卓然更有槩舉者如查庫藏而宿弊清樂堤防而
河遠徙增培城內之址創開洩水之關均爲斯民畫久計又如
平訟獄正錢糧扶植善良作興學校有更僕莫悉者姑記其畧
以俟舉循良者採焉

潯沱河遠徙記

明長蘆
運使 何繼高

自古治水家有堤而捍者有渠而潄者有壁馬而靈者大都皆
運於誠則以水行水而務理誠宰於智則以心孚心而機神患
除利興繇是道也夏禹鑿嶮關阻導海滙瀆智也八年三過不
子不入誠也唯是衡嶽授簡奉以疏淪平威承賴之休則玄矣

使實式神之而誠智之所爲感應者明甚泚河濺輔西南水
源五臺道真藁晉深東鹿界安平故弗浸也自隆慶己巳夏霖
雨河決東鹿始入安平西南境潞我廬舍滄我田禾萬曆戊子
又決則去縣靳靳十里許癸巳又決則壞堤逾城民率蟻舟編
筏以居縣且益帖危甲午大中丞李公以道學宗盟建樹勲猷
神明合德者夙矣奉命來撫茲土蒿目而嘆曰安平其沼乎日
討治水之策而施行之屬令何君鑿至亦首以是懇公曰安平
洵孔亟矣第議改河則遏衝難議遷縣則經費難儻修城堤以
備建水門以洩庶少瘳哉而令職也曷旣心焉已公檄饒陽令

王君之紀首規度之井陘大叅吳君道行同協守真定石君三
復王君梁往來講求之何令君實肩厥任已公又慮安平物力
訕久不堪役出帑錢給錢穀助其勞焉申愆石君何君徧禱於
神以安平民命請時大叅吳君惻惻民艱蠲金若干以爲費資
守真定楊君現倅劉君檢節推王君納言知晉州王君志遠拯
溺桐裏其襄懿事何令君克體德意庀材鳩工培城基堅堤壤
開溝隧敷子來之庶徼明神之貺凡兩閩月就緒工費如干而
諸所備且洩者唯謹迨乙未夏六月雨水復盛發而城內外堤
如故無壞七月河徙父老走相告曰河之口在東鹿界上忽沛

閩南流循故道離縣百里去矣欣欣喜不勝夫滹沱患安平幾三十年今一朝徙藁薄城以墊今徙且百里遠而此一方居有廬田有畝植有梨棗者誰哉蓋中丞公繕隄通洩爲慮甚周而惓惓憂民之念懇摯弗渝何令君協心而善成之譬若明堂張樂萬舞畢陳元氣和流而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以故馮夷效靈一感一應其神如響稽古大禹之智若誠元衣玉簡已事數千載比肩也今萬世後莫能一日忘禹功則安平於中丞公獨不禹若耶滹沱河故神水合竒茲徙又竒毋亦聖明熙奕中丞公光輔焉而天若彰之也續真竒矣何令君樹珉石昭來許而授

繼高以管繼高守閩中邇乏瀛東兩中丞公屬吏沐知最深
矧音績庸詎辭爰躍然而紀之云

新建水關記

明廣
陵何裂

安平當滹沱河橫激之衝城外東西南三面濱河城內四隅瀦
水深者幾丈邑治中央稍阜居民廬舍浸水而圯塌者強半某
自甲午歲末來蒞茲土卽登城眺望環視胥瀉惘然若已推之
也無何都憲李公肫軫念隄示方畧於石王二府專其責於
余余仰承嚴命蒿目焦心計畫經度委典史魯子裕督夫千餘
人分任省祭官王都等內外綜理其事先培城塼一千餘丈繼

築外堤四里許以障水勢復於城東隅開砌水關以洩三門之水諸凡木石磚灰工匠等悉力措置且募勸相不敢休暇以四月初七日起迄六月初三日告成余惟政在安民事難慮始一旦創興茲役不無勞費抵牾之嗟第區區真切一念可對神明至其知我罪我所不遑恤後之君子撫是邑者念茲之役關係一方安危令地之卑者增之堤之傾者修之居民之取土者嚴禁之相其盈涸時其啓築則是舉也實可爲一方之保障也夫遂書以記之

重修北嶽廟記

明訓
導 李文釗

安平城東舊有北嶽廟歷年多圯廢久矣嘉靖乙巳水潦甚邑民張鉉尚書公後裔偕遠茂宏有志於修舉而恐其不逮越丙午沈侯近野奉天子命筮令于茲首詢民瘼汲汲然不遑寧處乃躬行阡陌以爲之所立我烝民尚亦有利哉二人者樂有所爲矣貲費若干固無強於人之助而其樂於助者數十人是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泯者竣工丁未秋致政同知張公天敘屬記文釗掄揚厥盛夫是舉也不自今之先不自今之後予以見其有良翰焉感之者無心也予以見其有良民焉應之者無心也昔魯蒸治中牟有三異我侯非今之魯蒸耶廟貌之新

也如鼓翼矢棘如鳥華彙飛視昔之風雨漂搖者何如也春風拂未央之舞旗衣月動長安之鐵鼓其安平之巨鎮乎是故神之靈宮秘宇也是故神之端靈也吾人酌水焚香願爲禦災捍患惠我無疆蓋已潛孚於默然之中矣雖然物之成敗者時也事之興廢者數也而所以驗於其間者人也後之令將有聞沈侯之風而興起乎若是則茲廟與天地相爲終始而侯亦垂芳於不替矣侯壽州人諱同人字子貞近野其別號百里非大賢之路當表而出之若夫共濟其事者列諸碑陰

新建尊經閣記

明
崔與

徐侯奉 命來牧茲土蒞政逾年建傑閣於明倫堂後以貯六

經閣之工費侯創爲之刻期告成列以三楹高可數仞下則崇

基廣濶上則迴欄周匝又上則簷宇軒翔泮宮一雄觀也而以

尊經名焉璵爲之記曰臨閣志感願名典思將尊經之文乎將

尊經之義乎第尊其文者未必該其實尊其義者未必會其精

恐不謂尊之至也夫六經之作固聖人之精蘊也亦聖人之糟

粕也伏羲未作無易堯舜未作無書湯文未作無詩王迹未熄

無春秋周道未隆無禮樂然而聖哲彪炳其事功仁賢粹美其

德業遵何道哉亦以畫前有易典謨之前有書雅頌之前有詩

筆削之前有春秋制作之前有禮樂此千古聖人同有之精蘊而不越乎一心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是心而傳之孔子孔子贊周易刪詩書修春秋定禮樂以是心而傳之人故尊經者莫要於尊孔子所以傳之心尊孔子所以傳之心者莫要于去妄念以純其心意萌于非禮則念妄思擾以明從則念妄事起於知見則念妄念一妄而心之陰陽政事性情是非中和悉淪于妄真經掃地矣乃徒取帛編漆書法竒之辭壁出口授古今之文觀風咏德葩正之什袞樂斧嚴獲麟之筆飾治志喜戴疏之記捧之爲密印珍之爲法寶豈所以尊之乎水以澄故清

鑑以空故明心以寂故照念以不妄故寂以是而尊孔子所以
傳于吾人之心則心之陰陽得消長之時心之政事得因革之
準心之性情得好惡之正心之是非得褒貶之宜心之中和得
平正之則此之謂尊不落言銓之經尊超于文字之經乃所以
尊經也不然舍精蘊而糟粕之是執卽專門一經者亦且尊易
而遺詩書尊詩書而遺春秋禮樂不免舉一而廢五六經無同
尊矣奚取哉是以我侯建閣命名之意也

觀稼亭記

明 崔 璵

敬軒何侯臨民之又逾年政成化行廢修墜舉乃相聖姑廟陰

舊臺餘地高敞可望氛察祥於是建亭三楹扁曰觀稼志爲民也命輿記之夫侯以明德感格幽冥麥秀三岐穀標三穗命駕稅田一時之可觀在焉胡以亭爲因思民之所天在食而稼穡其所出也蓋觀於詩書所稱攸介攸止一遊一豫則出舍於郊循行阡陌誠不忍視稼穡之艱難爲緩晉也侯下車之初適大河逼城水勢漲天斥鹵徧地孰爲桑麻之野與禾黍之場侯實痛心疾首有不忍見之者旣以民命請河伯鑒之遂遠徙去桑田穀土犁然如舊當春之穡事伊始登臺而祈也實發實秀者其二麥乎及秋之嘉禾被野登臺而望也如茨如梁者其百穀

乎終歲之間其田夫田婦之勤劬凄風暑雨之疾苦情狀畢在目前庶幾登斯亭也惻然而感穆然而思焉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觀民之稼而以名其亭侯之意念深矣是亭之址舊所稱仙臺積雪之地處峻向陰而氣常肅者自亭之建而勞勸以蒸我髦士補助以食我農人卽氛稜災祥亦藉以遐觀焉其易陰肅爲陽和燠赤子於春臺也乎而此亭當與此臺俱永也已

亭建於明萬曆二十五年碑記雖存扁額已廢

康熙二十六年知縣陳宗石置扁仍曰觀稼不沒前人之美也

重修城隍廟碑記

明 門洞閑

聖人以神道設教幽明之故雖不可曲說而人道神道並重於

鳩貲里社登諸公而飽之私其家席溫厚者坐擁紅朽又寶一
錢于性命而內侍以獲神佑毅然鼎新償其素志不忘本也供
億出於宮中不科衆也分甘施潤不爲勉絀而舉羸也履豐思
順不愧夙心一舉而數善備焉神知歆之矣至若規制一闢靈
威倍肅精英浮動居人展謁瞿顧炫燿愈益敦慤畏而罔敢媮
斲以來神鑒推之以提醒良知羽翼善行不爲少矣是役所禋
豈淺鮮哉余故不敢爲冥幻之說而識其明白易曉者使知以
人事神之道有所取爾也

安平縣再除鹽引碑記

明

張爾庚

願獲靈佑以改作爲已任既貴無護所期乃徵材增餉按舊制
雖巨前後殿宮中外樓欄東西廊廡凡若干楹或隘淋未盡善
悉更張之拓狹以舒增下以高代故以新易摧以堅祛朴以文
殿隆而前陳寢翼而後據廊牙紆徐門廡森列像嚴而赫壁繪
而章丹雘黛赭塹塼舉出獨繕役竣鐫石以載其事而屬
余爲之記余謂神所憑依將在人矣世俗崇幽廬側井畔淫祠
半宇內而社而稷之尸而祝之昭事不違日鑿如在况城隍聰
明正直實有神而神之者願凡如內侍御之所爲者極難耳締
構浩煩無財不可以爲悅而神明供奉好事者輒藉以作奇貨

時何時能無惶駭哉以是交足走四術合紳衿百姓之口訴苦
本縣曲阜孔侯先師裔雅以愛民自許慨然具申極稱不便
而本府道亦深軫民難抗言轉兩院于是直指李公具疏題請
委官踏勘冀回成命得下部併議蓋吾縣派引行鹽鹽使者前
此疏題業兩報可再經部覆矣事似不可挽乃得是奏而回天
有力部不得不又覆言使者不得不又議竟得不行引鹽但如
議炤所派引目輸引價餘沒併舊包課合七百二十八有奇金
定爲額入考成卽以十二年肇端永永杜商引矣起議十年夏
定說十一年秋其間上下文移疏請覆奏言國言民似各有屬

意爭執繇今以言熱腸苦心易地皆然不爭執不講求不確善夫天下事之壞壞于漫不加意不肯講求者甚多故是役也兩得願又思之吾邑得不行引而輸行引之費司鹽者雖不行引而得行引之實商于鹽無損而坐得鹽利民併鹽不食而空捐鹽資不猶然商終處甘民終處苦哉而平人顧若幾幸有是是有說利擇所便害從其輕夫朝廷無設心害民之政天下無必不可行之法爲政者良則政良奉法者虐則法虐今天下政法愈繁事事非昔然不苦法苦奉法虎狼蛇蝎從昔善謔今乃更有進卽行鹽一端良有司常主護民然護之太過亦生民心而

種種病商之事起不肖吏常爲商撼情賄兩行敲掊受指而勵民之事多以是言之卽今商坐得利民空輸課額倍昔民曰吾寧也且又憶神祖時數十年中漚水走吾平平地卑者沮洳充者斥鹵舉目不毛其時幸不行引鹽若行引鹽則小鹽廢民食絕國稅虧三尺之用紛若平人無生久矣今河去三十餘年地產苜猶落落屈指從昔往來期又當返令陽侯不失期歸加以商鹽虐用吾民民奚從控卽欲如今額納課逋死曷可得又曷敢謂今茲之額處其苦也夫如是於平亦大有造所謂利擇便害從輕者踵而行之勿之諉勿之淪可也輿人之言曰籍从愆

念事久遷變虞讓且淪鐫石詔來殆不可少業礪石矣其言雖
弗獲辭也因念一時有位如邑父母孔公府公祖虞城范公祖
李公俱持議侃侃奕世永賴而按臺公祖李公疏又通達國體
仁人之言其利良溥吾平敢忘尸祝哉若夫本邑人士稱辭倦
懇力意多勤而衆所歸德又在柱明劉君良弼名中貴人之雋
異衆以茲事比邑先輩王都諫公蓋王公于神廟乙未開本縣
申除行鹽皆公教之又佐以力至今在人胸臆劉君事頗類心
口之感咏不可沒也紀事列名與珉爲貞俾後斯者惕然所自
焉至于天語煌煌日星爲皎永遵無替率有諭旨再云行引或

加之課其孰敢焉茲又萬世不刊典矣文成請政今任邑侯商水朱公公亦愛民深者曰其事悉因勒諸石

建思補樓記

國朝
趙昭

余於乙酉閏六月奉命蒞安平事事俱隳有難髮逃敗壁頽垣蓬蒿奪目如入無人之境蕭條景色大是悽愴余以爲地苦荒殘得已且已未可擅興工作以勞民也不虞是歲雨水連綿滹沱汜濫上淋下浸電閃雷轟震怖拳曲不可名狀由是不得已議構正樓三楹蓋不獨避風雨也安平素稱盜藪前官數遭鼠竊身處其地能不寒心且大門有鼓樓堂左有庫樓皆巍然

高聳使後宅夷然若墜揆之堪輿亦弗祥也故歷來前官間有
不得志而去者其亦有關於是也乎哉此工之興萬不容已竊
又自謂寇禍初平驚鴻乍集方極力綏定之不暇安忍騷動是
以逡巡荏苒未及舉而歲流丙戌之春泰運天闕春猶夏雨時
懷性命之憂日切巖墻之患岌岌乎大有不安其處者矣殆不
得不議與此役或謂官爲傳舍時值三春勞民妨農毋乃不可
乎余非不知民事之不可緩也苟以傳舍存心則無所不是傳
舍將必視社稷人民城池倉庫皆爲傳舍無問廊廡堂與矣不
幾貽誤滋大耶今余爲此懼以待後之君子倘一人青任一事

便不至有今日之事事皆顛也東魯孔公功垂不朽位崇名宦
不具論至所營東書房三楹於今戴其覆庇彼豈不勞民而成
者哉大抵民力有必勞有不必勞官事有可緩有不可緩在孔
公賢者且然余法孔公以爲樓後之君子引而申之其於安社
稷理人民修城池備倉庫不外此道也是役也於三月二十六
日興工四月十五日落成凡木植磚灰悉余捐金平購售毀民
房拆充此用絕不科擾民間纖毫物料惟止用民一日之勞爲
公家永遠之計想諸百姓亦必見諒云耳至如倉有糧庫有銀
獄有囚廊有卷在在無一完固以及後宅環墻亦無全堵如城

粲然何分內外余一一隨宜修葺稍覺改觀又以木架小棚於
衙內高三丈許令家僮鳴更司夜以控制鼓樓城樓諸更夫採
聽城中之響動亦明耳目之一方也是爲記

邑侯胡公去思碑記

國朝

靳闇然

邑侯胡公宰中博者七載政蹟卓舉治聲四溢忽丁內艱歸闈
邑樹去思碑以示不忘請余爲之記余諾之曰若等之爲是舉
也以實不以名以公不以私固已然用垂永久事必期其可信
蓋舉侯之善政足繫人思者昌言之衆曰我等沐浴於侯之惠
澤者深不能悉舉姑舉其大者言之可乎竊聞古有楊關西者

暮夜却金不愧四知惟侯清操凜凜七年如一日無受絲毫暮
金者吾思侯之廉謝絕囑託乘法無私博民久而化之幾致刑
措吾思侯之仁村落經年不見差役每逢公事鄉耆畢集諄諄
勸民服農息訟悚動人心聽者恒爲下淚吾思侯之簡以慈嘗
謂人曰治民者如治田非鋤莠無以滋禾非除奸無以安良善
于緝盜一事極爲殫心法無少貸萬姓帖席吾思侯之嚴以斷
他如修學宮繕城垣立社學重鄉約除襍派平鹽價嚴賭博禁
分貼恤笑獨班班善政莫可更僕數何非可歌可詠令人思慕
無窮者哉尤可思者灰車一事原奉憲行有從公派撥足用卽

止之說侯獨歷年捐貲代民供役丁艱卸事派補無及侯於治
裴歸里時始告里民爲民贖累負債而歸真各縣所未聞亦從
來有司之所未有我民何能不永思也余聞之而歎曰天理之
在人心自不容已信有之乎昔真西山治楚土人爲立祠有書
生曰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如今日博民之思胡
侯也謳頌翔洽真是口碑載道奚以文爲贅然召伯之棠羊叔
之石從古有之製碑頌德又人心之所不能已也寧獨見博民
之不怠庶閭俗斯出者得以探良吏之實蹟後之覽斯屹然不
朽者亦將聞風而興起也於是序人言而爲之記公諱宣字文

生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

李孝子廬墓記

謝朝
惟用釗

綱常何以不墜有人以維之則不墜疇維之忠臣孝子是也風
俗何以不敝有人以主之則不敝疇主之良有司是也然忠孝
本自盡厥分斷無借君親鈞名譽之思邑父母司教化之原亦
非以施德爲邀結之地惟是血性所感有時而動天地泣鬼神
來良有司之獎掖以至夔好所觸使欲爲忠孝者激發而愈勵
卽未爲忠孝者亦感悟而生愧故曰有風俗不可一日無綱常
有忠臣孝子尤不可一日無良有司也博城北有里曰白沙有

弟子員曰李允正年近知非寡母告終哀毀幾不欲生掩葬訖
卽築廬墓側寢苦枕塊淡素自茹恨終天之難再悲此身之尚
存夕月朝霜憑杯土而泣血春風秋露望九泉以裂肝親知過
兮垂淚桑梓傳以嗟唏邑侯李金章明府聞曰有士如是一鄉
之望也有士如是而不旌表之有司之恥也式廬饋粟賜禮經
一部告曰子有至性未必悉達乎禮也讀此而行之庶可以無
憾矣復念其子處荒原悲涼妻孥命鄉老一人夜火相伴李子
謝曰不孝臥廬聊曠生平咎也敢擾父老爲幸勿來鄉之人欣
相語曰我侯待孝子有體孝子自處有禮俱吾儕所自首而曠

觀者也然古今以來貞志自守不冀人知湮草澤而名不著者不知凡幾可勝慨哉遂羣相祝曰使天下之爲邑爲郡者盡如我侯之好德不衰吾知忠孝蔚起節義雲蒸綱常風俗不日以振且厚歟斯事也侯與孝子俱可以傳矣

安平縣修城記

國朝 崔甲默

國家承平日久四方寧謐蓋四十年於茲矣凡城隍修整咸視爲不急之務而因循坐廢遂至於極壞而不可舉如畿輔良鄉三河古稱巖邑淪夷旣甚崇壘斯艱計工估費動以數十萬計此皆爲有司者不早爲經畫及時修補所致也今聖天子加

意元元特簡廉才大吏撫綏畿內大害皆已革除大利皆已振興尤兢兢以城隍爲首務勸勵捐修一時直屬州縣莫不奉行惟謹而安平告竣特稱最云先是康熙癸亥冬陽羨陳明府以世家名胄來蒞茲土興革諸大政後閱城池視倉庫睹城堞崩圯慨然曰是有司之責也捐俸措處毅然從事始於甲子之春訖於丙寅之夏崩圯者修舉沈陷者填實廣輯女牆高起雉堞及捐修檄下而功將告訖矣古來興大役動大衆未有不召怨於民者今也大功旣就而民若不知是遵何道歟周禮以五刑糾萬民一曰上功糾力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過未麗於法而

害於州里者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則宥而舍之夫役不良而貸其罪則勸善之意以昭宥有過而圖其功則更新之化以寓此真良吏之經濟非同於不學無術者之藉口贖錢也以故三載來未嘗勞民動衆而金湯之固竟爾巋然收觀使爲有司者皆勿視爲傳舍有其廢之卽爲舉之豈遂至於淪夷大壞動費數十萬而不克舉哉是爲記

重建尊經閣記

國朝
斬閣然

明倫堂後舊有尊經閣一座學宮之巨觀也創於明萬厯間歲月既久材多朽敗不得不資於重建者勢也學士吳諱本植者

請假家居目擊傾頹意不自安志更新之顧巋然巨閣所費甚夥學士雖歷宦有年而清橐難勝會邑侯一日睹廢閣而瞿然曰古者設閣於學名曰尊經貯以典籍昉於天祿石渠之制顧不重歟詎可任其頹敗乎爰首捐俸伯金以爲紳士倡邑中著姓亦各有流壤之助以裨高深學士乃以身任之鳩工庀材旦夕營畫於其間一斲一削悉經指授下而築基上而構頂莫不出之心裁旣崱且勤無間風雨諸有不敷悉捐貲以給之約費若干蓋不數月而落成焉閣崇五丈五尺廣五丈一尺深二丈四尺大畧一循舊制而結構較前爲嚴以固臺級較前爲廣以

率掃牕闥檻較前爲雅以飭規模氣象煥然一新洵費宮之勝
槩也邑人士欲勒石以垂永久囑余記之余乃颺言於衆曰獨
茲闈之告成也哉闈爲學宮之一闈成而學宮諸事無不成矣
獨修闈者之心獲釋也哉修闈者之心實繼前此修學者之心
闈成而前此修學者之心亦於焉獲釋矣先是學士之祖洞如
先生於順治丁酉矢志修學時年已八十或曰先生老矣營繕
之務毋乃過勞先生曰學宮一日不成則聖賢之靈一日不妥
予寧敢一日安乎予竊甘此曷敢言勞故殿廡神庫次第葺完
所遺者惟此闈耳爲先生未竟之緒今學士起而繼述之適當

邑侯以文教致治興廢舉墜之時而重新之此皆經意也敬爲
諸父老一昌言之經者常道也根於天命協於人性措之彛倫
日用如布帛菽粟準之天下而各足垂之萬世而不易者也我
侯蒞治以來於愛民則歌興愷悌於育材則化洽菁莪若學士
之祖孫相繼以理學爲家傳以聖賢爲依歸捐貲任勞不啻謀
其家事視世之身列儒林惑於功利之說日汲汲於不急之務
者其尊經與悖經也相去爲何如哉故曰皆經意也先儒云六
經註我我註六經願登斯閣者勸思聖學敦修儒行當思六經
之註我者何在我之註六經者何在不以日吟手披爲尊經之

名而以身體力行爲尊經之實斯無負我侯振興學校之功與
學士世崇正學之意云爾

重建啓聖祠記

國朝

斬闢然

丙寅秋陳邑侯勸修學啓聖祠工告成規模一循舊制而氣象
煥然與殿廡尊經閣相輝映也邑人士慶學宮之漸次更新喜
而請余爲記余曰茲祠之重建邑孝廉武諱韓之所捐貲以成
者邑人所共聞也然吾觀孝廉於垂成之日穆然神馳悽然若
有所思者豈有說乎僉應曰誠有之武子母翟太君者篤行善
事當屬纊時出篋藏三十餘金命武子曰此吾未亾後節縮衣

食之費所存者汝家世業儒痛汝父賫志以歿汝幸克繼書香
汝視學宮中所缺焉未備者以此金爲之有不足汝當力旋之
慎勿忘今武子恪遵遺命重建此祠又捐七十餘金以足之祠
宇重新觀者稱快不獲再覩慈幃以告厥成風木餘悲武子能
不舉然高望而怒焉神傷乎余聞之不禁振襟而歎曰有是哉
是可以記矣夫啓聖祠乃黌宮之重地所以教孝也余所聞翟
太君者固賢母也孝廉幼失怙太君撫以成立蓋有晝荻和丸
之訓焉孝廉篤念慈命毅然捐貲不遑他務而亟亟於新厥祠
者殆不忘明發而孝思不匱者乎洵不可不勒貞珉以傳不朽

後之覽者得無有觀感而興起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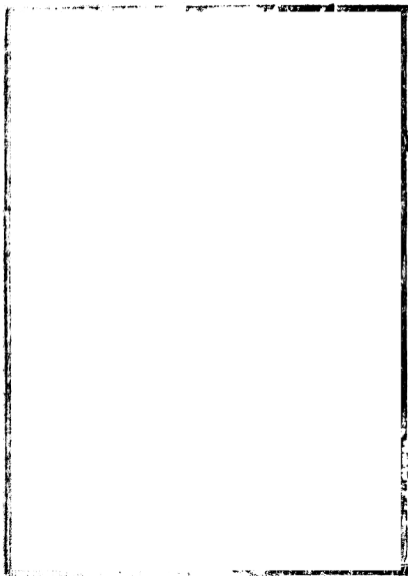
患立堂記

陳維岳

患立堂者吾弟子萬宰安平時所顏其堂之名也或有疑之者曰患者憂也亦疾也患與恙類皆不佳之物與名也何取以顏堂吾弟之言曰吾取孔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孟子生於憂患之語以名之也余曰有是哉吾弟之以是顏堂也其志大其辭危也夫立甚不易言矣孔子三十而立顏子竭才而如有所立論語言立於禮傳三不朽謂立德立功立言立之時義大矣哉孟子云立乎人之本朝言高位也宰云乎哉夫子言已欲立而立人子貢言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立人也自立云乎哉昔

子游宰武城奉學道之訓以爲治夫子始戲笑而卒嘉美之吾弟甫綰半通輒凜凜患立之意自期乎亦自傲耳倘亦爲聖人之所與耶吾弟十三喪父孤苦零丁走依婦家寄籍商邱飄流佛鬱艱阻備嘗者三十餘年非所謂生於憂患者乎孟子曰人之有德知者恒存乎疾疾疾者患也吾弟今幸稍有成立而所患顧無已吾弟之見所以大異乎庸懦者流而不可量也夫人豈有不患特患有善不善耳患所以立與作易者之有憂患此患之善者患無位患莫已知以至鄙夫之患得患失與有所憂患此患之不善者吾弟能擇所患則其患也正吾弟能知所

患則其不罹于患也亦不難矣故爲之記以美之且勉之也丁
卯孟春兒維岳善菴氏撰于京師東城之寓



安平縣知縣題名碑記

國朝 陳宗石

縣署之有題名由來舊矣凡官是縣者姓名皆得書之于碑夫
官之賢否邑人知之邑人又能言之卽歷歲月久問之故老亦
或有能知而言之者書其姓名于碑雖不書其賢不貲然某也
賢考之可知也某也不賢考之亦可知也後之官于斯者見其
題名某也賢可以油然而慕慕而思景行焉某也不賢可以瞿然
惕惕而思剗懲焉其不慕且惕者則頑鈍冒昧類木鴆人而已
矣題名之所以有益也夫安平從無題名碑余來承乏斯邑適
因修縣志廼取歷任姓名爰立一石書之始於

國初重時制也畧於棣尉政不在也余質蘊才踈承祖父清白稟稟庶幾有志嘗讀古循良傳慨然嘆息低徊者久之詩咏高山雖不能至心向往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語曰前人之爲後人之鑒也予固不敢以鴻飛雪爪視微官爲傳舍亦非沾沾縮綬以儼廁諸前輩之列爲觀美始創是碑者誠欲朝夕左右切摩省察目擊心存有所慕有所惕也卽其人之賢不賢無可考見而顧省思義忝爲民牧其甘自處于頑鈍冒昧類木偶人也哉是余之意也因書以爲記

重修藥王廟記

國朝 陳宗石

嘗讀湯潛菴先生禁淫祠奏議不禁歛手贊嘆曰是誠正人心
維世教之大關鍵也心竊慕焉余蒞南平三載惟思繕城隍以
固疆圉葺學宮以振士風其他頽祠圯廟置弗問亦服膺先生
之意也間嘗考之祀典凡生而能捍災禦難有益於斯民者俾
得廟祀邑張家村有藥王廟由來舊矣夫寒燠之有不齊陰陽
之有愆伏民之疾疫生焉非藥無以調天時之仁義抑高下之
有殊形燥濕之有異氣民之天瘵繫焉非藥無以酌地理之剛
柔至於飽暖饑寒之失節憂勞逸樂之失宜與夫強弱虛實資

稟懸殊而斯民之疾病觸處而生又非藥無以濟人事之過不
及是以神農氏首出御世憫民生疾苦親嘗百草定爲君臣佐
使補瀉各因其候而後世始知有醫藥之能活人則其捍災禦
難有益於民生者矣獨慨安邑中人人不知醫醫不知藥以藥
試病以病試醫不思博讀本草素問諸書究其精微以起疲瘵
而亟亟於廟貌之維新者豈以世罕良醫將以求神之默佑而
醫學罔施乎吾亦姑置勿論但願神之居是廟者毋虛村民重
修之義賽祀之誠庶幾長享廟祀不爲潛菴先生議毀之所及
可矣茲因村民張紹升張忠蓋等之請而爲之記

御製至聖文宣王贊

并序

宋真宗

若夫檢玉介邱，廻輿望絢，懷於先聖，躬節於嚴，嗣以爲易，
俗化民既，仰師於彝，訓宗儒尊道，宜並峻於徽章，增薦崇名，
聿陳名祀，思形容於
感德爰刻鏤於斯文

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
之綱。厥功實茂，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

闕彰

大宋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立碑存學宮

聲律發蒙後跋

明屠安民

不佞可牧於趙且四禩案牘暇輒移車社塾視民間子弟之就業者大都不知音律竊甚訝之以訊社師懵懵如也夫文自兩晉稱奇麗而至今學士則焉然要其發蒙之端必先對句譬猶問石者之乘其隙開鑰者之透其養也柰何擯而不設俾童蒙之士將安以啓其虛明之竅耶因檢書笥得素菴釣山二先生所撰聲律發蒙對偶叶音二冊命工鈔之以授趙之子弟若夫由蹊間之徑而防乎太華之巔揚淮漢之波而滙諸江海之深則存乎子弟之才焉爾萬曆八年夏五月既望

尚方令箴

漢崔寔

煌煌尚方右之玉府九貢是中百珍是聚玉以享神珠以捍禦
崗華三金食飲器械上下有章不虞用戒

符節令箴

前人

在尊曰璽在卑曰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不常如姬竊印晉鄙
受殃符臣司節敢告不剛

外戚箴

大將軍梁冀行多
不軌作箴誡之

東漢崔琦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華崇湯
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

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及末業漸已頽虧貫魚不敘九御差
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驪惟家之索牝鷄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
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並后匹敵淫女斃陳匪賢是尚番爲司
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聽用不憚暴幸惑婦拒諫自
孤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
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眈色母后尤
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
廟燒燔未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已亾殷趙靈沙邱戚姬人豕呂
示以敗陳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鳩子身乃權廢故曰無謂我

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坎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禍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御制敬一箴

有序現刊碑監立學宮敬一亭內

明世宗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元后敬則不失天下諸侯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則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之歌有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做其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者純乎理而無禱之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言德二三動罔不凶其推廣一之一言可謂明矣蓋位爲元后愛養斯民者純乎理受天付託承天命作萬方之君一言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之所繫若此心忽而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禱哉故必兢兢畏慎於郊禋之時儼神明之鑒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惟恐拂于人情至于獨處之時思

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究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爲天子之子之職庶不忝厥祖厥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仁澤覃及于四海矣朕以冲人纘承丕緒自諒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敬之功以馴致乎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慾驅除邪逸信任耆德爲之匡輔敷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行純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有得焉乃述此以自勗云

箴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待之惟德是據敬焉一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應驗頓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大眷爲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爲大懼惟敬惟一執之愼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維何怠荒必除郊致恭誠廟嚴孝趨肅于明廷愼于

閒居省躬察咎儆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二
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
諸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于忠貞我其任之鑒別
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旣修萬邦則正大親民懷永延
厥慶光前垂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
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目接
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爲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于

嘉靖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座右銘

漢
崔
攄

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湮貴不淄曖曖內含光弱柔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固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劍閣銘

載父收爲蜀郡太守往蜀省親
曾作劍閣銘武帝命勅之劍閣

晉
張
載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夔北達褒斜
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萬仞
窮地之險握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哥

秦得百二併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壽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
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自古及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旣滅劉氏啣璧
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鐘銘

縣南門觀音堂
鐘移置明倫堂

明

譚一貫

佛氏息響吾道宏聲噫吾觀厥成

鼓銘

車以亟新矧伊吾令

孝感聖姑廟碑銘

元張獲

滉寧是廟王道同敬持教諭李許所述聖姑廟事狀來請文勒
諸石按漢光武賜以孝感聖姑之號扁其額所以彰其孝而昭
其報也迨今燕趙齊魯之民蠶婦耕夫每及清明節雖千百里
之遠致香火者如織蓋有所禱如影響然也迄我皇元歲丙午
南平州帥趙澄惜其祠之隘陋廼於東偏築層臺可數十尺構
今廟焉爲前後殿者二廊穿於中袤八丈有奇廣及丈者四凡
椽題梁棟丹碧黝堊炫曜人目實全趙一備觀也至元初制命
天下諸司皆令長春宮總之以故真人法自遣道士王道同領

其廟事創建神門三間燕楮幣之爐者一栖雲臺三間繚以崇垣植以松柏蔬園花圃綉錯蒼蔚當陽和海暑之際宜乎邑人遊憇以樂而忘返也歲戊寅燕南憲使汲郡狄澗王公巡歷至縣少暇謁於祠下諗於左右曰是邑有遺跡如此胡可不刻之金石白於悠久耶但題樂府詩頌詠其美而去後之人揚於楹櫺庸侈夫名士大夫之辭也嗟乎寥寥五十年餘何無一人能繼此公之志者蓋事之完也良有時耳至至順三年歲辛未夏恒陽耶士毅承事君來尹其邑甫視築以重修爲已任首捐俸金家有從之者衆遂具貞珉亦好善之一端也仍遇道同不苟

歲月不憚於勤而成其事抑可謂塞其責矣予不敏姑據其說而陳於前且係之以銘辭曰謂其仙之恍惚耶享千百載之靈祠謂其仙之度世耶路渺茫兮何之倚歎姑之卓行念父母之無兒廢天倫而寡居奉甘旨於庭闈父壽疾而增劇獲嘉應於禱祈迄二親之告終盡其道而無違搏彩鳳於丹霄凜松雪之清規柔桑綬兮被陰功詠乎秋澗之清詞致四遠之香火每淪然於歲時情人境之俱勝宜植列乎豐碑今適遇其時也賴風化之主司攄管見而謹註識者或取於斯

楊君德政碑銘

元李溶

皇元聖聖繼明積益百代官制稍革重遴運民之選若縣邑必
立簿以二其令由募軍課農而下凡政之大小事之巨細咸與
焉故得人爲難而得民之愛慕爲尤難也安平密邇畿甸實真
定劇邑地狹政繁率難於稱迹其廉能而才幹爲民之愛慕者
惟楊君進義而爲然也君諱秉仁字思誠藁之右族讀儒書而
通吏事由父廕授鉅鹿尉綽有能聲至正壬午冬來佐是邑時
尹適以疾去任滌篆之初訪民利病務存大體不以察察爲明
屑屑爲知綱紀章程以筆中舉其律已也端以潔而其治人寬
且恕顧一介也微未嘗妄取予至於科歛賦調關防給納出入

期會無毫髮計利病行私徇廁於其間故人不能干以賄吏不敢取以僞門屏之間慄如也得不謂之廉歟其於民也勸諭之切撫字之勤未始忘懷於頃刻凡獄訟之重輕明於剖決服厥牽戾悉無冤抑復省繁冗懲貪暴以祛民蠹禁游惰寬徭役以蘇民力甫再月官府肅然人感其言而服其化得不謂之能歟且君主絃歌啓發之機其事上也恭而近禮御下也莊而不暴恪遵成憲拊撫百至刺劇必有餘地朞月之間俾訟者平賦者均荒蕪墾闢舉安田里而豪猾斂迹政刑清美皆君佐理贊襄之力也至於供億之浩繁差攝之叢冗循循於法度之中舉不

勞而辦集自公退食之暇勤於枚覽手不釋卷親臨講導辨析
統皆推明乎治道豐豐不倦其仕優務學勵風化者又如此得
不謂之直幹歟若夫修築堤堰起建津梁治溝渠平道路釋徒
涉之苦獲經行之安又其政之緒餘耳是宜畧也甫二朞居民
士庶僉議最君之行銘諸石昭示後來乃推其耆長崔榮祖等
踵門再拜人之見徵愚竊君稟剛果之資負通敏之才發爲廉
能之事業諄無愧前修之治宜其民愛慕之深報政之速也今
佐小邑已克著其能聲興日蒞劇郡膺大任其豐功偉蹟當百
倍於是矣是可嘉已謹摭其輿誦而爲之銘其辭曰
猗博陵之

爲邑實南平之故區非疆鬱其狹隘今地磽鹵而多蕪供億迎
送之殷重兮殆旬月而無虛差攝期會之叢冗兮孰從事於勤
劬惟君才之恢廓兮儘庶務之紛如歲時賦調之徵輸兮絕漁
獵於錙銖俾訟平役均而民生遂予咸樂業而寧息致刑清政
美而煩苛息兮喜蠹弊之蠲除備贊畫佐理以成功兮多所蘊
之嘉謨得剴繁理劇之方乎游刃之有餘邑人德之而不忘兮
歌匪報於瓊琚勒貞珉以著頌兮羌實蹟而非誣匪惟備風謠
之采擇兮冀永播於芳譽蓋將使來哲之有徵兮尚以砥礪於

庶隅

王公政蹟碑銘

元
尖
名

嘗聞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得其人則一方受賜非其人則
被其蠹况有明詔令各道憲司兼舉守令實古者遴選人材之
意也至治改元之五月縣尹王公承事來尹是邑蒞事之初問
民疾瘼抑強扶弱豪滑斂首善人獲伸旬月之間剖繁理劇練
達事宜罔有稽違若夫農桑以勸學校以修獄訟以平施惠政
除苛法激勸風俗深得夫承流宣化之急務也四民其喜故聲
大著仲秋沙滋二水泛濫浩無涯涘及田苗漂流民舍年穀
不登人憂太甚公以艱食言於廷遂允其請奉德音而還憲司

命路官給半醴以餉勞之僉曰燕南得賑濟米數萬餘石皆尹
之力也聞者咸服其能歲方饑僅已之祿廩不受惟恐民有移
流之苦凡里閭遭墊溺之患者蠲其泛役人心感荷以斗炷香
而謝者源源而來比賑濟下勸率豪家盡出贏餘減價賑糴又
視羸瘵不能自存者每旦以已之祿米煮粥而食之其所以救
凶歉撫字於民者此類也京師之右壽安山寺所用木植時泥
漆盈途催運官必要輦載仍許以河道便易至於再三竟從公
言省愛不費大駕幸南臺山各處備遞載鸞輅百鄰邑吏因而
媒孽人民騷動公曰未審何路而行候到保定准備未晚果從

山後回還士人稱其藻鑑安平之稅歲輸武強暨公監視倉庫
官吏無秋毫之犯餼買諸物舊例加倍收受被驛偷措取使受
之家破產公盡革其弊泮宮殿廊講肄踈漏首出俸金燦然一
新重以疲民新遭水害不忍遽加之以刑頑獷弗梭者然後刑
之退食之暇與士夫論文講求治道由是而民頌其德憲司凡
有滯獄皆檄公以讞之而訟者盡得其平遂以廉能聞僬陽視
安平有中下之差每歲分餉馬數反受一倍之多隨言之府減
去大半著爲定制至於建尉司於縣門之右以示警捕之威徙
囹圄于縣宇之前以革脫囚之患又善政之緒餘耳邑居東西

橫站南北要衝吏事繁劇咄嗟而辦以通敏之才加之毅爾小
邑宜乎游刃有餘地矣公讀書博雅筆翰如流容止可觀威儀
中度性稟剛直杜門絕謁正已率下吏民畏服諱然有良吏之
風曾大父暨大父皆薊州節度使父祐副京畿都漕運司事公
以國子生補至於是職諱從理字遵道薊州遵化人鄉耆賈儀
張宗徐從義馬希驥等狀公之政蹟詣敝齋拜手而言曰公之
惠愛于吾民者甚多欲紀石以彰不朽庶盡吾民報公之恩故
敢托嗚呼微矣以予與公通家義不可辭故書其梗槩云其辭
曰猗歟王公釋民疾苦憫恤孤寡抑剝強禦歲過饑荒建言申

舉勸課農桑重新庠序流民招來田廬安處專尚寬慈德孚荆
去勵志澄清不爲小補允協民心髣髴召父善政三得清風萬
古勒辭貝珉播揚寰宇

故長官李公碑銘

元陳顥

變至而分益明禍烈而義愈篤此非卓越之才毅然之見者不
能也嗟乎今之人猶古之人也吾見亦罕矣而於真定晉州之
安平得一人焉曰李秀其族自唐以來爲關有大塚

支派繁衍屢代同居號爲義門公生於金永安二年甫及十歲
其父懼亂軍之數公號痛欲絕關卒以父之關之

淺土誓偷餘生以襄大事兵革未休尚遑奔走公至十四復不
擒掠而被兵欲害之問曰

闕

能公詒之曰吾善於木

工也於是折軸之車俾理之不能當意遂以戈投之作地垂

絕幸而

闕

闕

泣曰

闕

以歿吾抱無涯之戚矣復

匍匐迺遁漸壯值我朝混一元帥趙公澄撫綏安平一見公

之動止曰真竒才也且義氣滿容用之必能撫安此方於是辟

爲左監軍公領職以來闢土地招流亾安集勞徠興利除害首

便於民至者如歸後安平不數年間民籍四百有竒屬於

闕

哈

刺察兒大王舉公爲長官政治美跡人常懷之過五十餘不仕

曰吾心事未伸遂謀歸父柩卽之幽宅崇邱植木躬親畚鍤少
盡人子事親之終矣又捐已帑建廟學一所及田闕頃令子孫

闕

闕

俾孳孳爲之

闕

庶幾詒厥孫謀舍之後構一亭以爲

宗族昆仲子孫歲時佳節安集其間觴

闕

行

闕

之

情也憲使確齋苟公會扁其亭名五老率明公賢士爲詩以贊
美之迨今班班可考至元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公躋壽八十
有五越六日葬於先龔之側公娶馬氏慈順貞淑克修婦道生
六子曰榮祖次曰琪次曰珍次曰炳次曰裕次曰禎皆終上壽
琪生思敬字子欽有子二人友直友諒友聞其思敬賦性明敏

倜儻由兩郡長及清河尹時值亢陽瓣香額手甘雨隨至後膺
選除兩入廣海不避跋涉上不負公家之用下得副私民之

按闕

抑著得活五千餘人公所見者極明觀

能竭其力人有所不能有司請於朝以旌其門嗚呼善根於人
福根於天爲善而福天之道也况公之義烈如此豈小善哉書
云作之以善降之以祥此天之報效也思敬壽七十有二懸車
告老十轉授中順大夫同知杭州路總管府事致仕爲善且未
艾思敬懼其久而湮沒請予之記以彰厥後庶幾鄉人知其善
不敢毀其封銘曰惟古制治褒德顯庸厥有常典光耀前風茲

范平陽乃得李公士服其節民懷其功螿螿于孫以昌以隆

大元至元三年歲次丁丑三月甲辰朔越二十日辛酉中順大

夫同知杭州路總管府事致化孫男李思敬等立石

碑見存

元故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使王公神道碑銘

元王構

至元丙子江左旣平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思所以偃武
武備休養黎氓詔分置路府州縣俾上下相維綱舉而條振旣
又慮吏治之未孚生之或隱逃於外而莫或統察也置提刑八
道以之掌糾劾肅風化灼民隱而輯吏治必擇清恪公慎挺特

有風望者以居其任若中順大夫游北廣東道提刑按察使王公綱其一也公三歷憲察自山東湖南徙廣東所至有聲不爲裘暴自白之行資魁偉倜儻尚氣義平居樂易喜與士大夫遊言笑娓娓不倦及臨事則激厲自奮智畧叢生老奸巨猾不敢匿其情事有冒格不前人所咋舌莫能解者以身任之不憚疑獄折以一言輒得實至於苛碎之務則畧焉以故號爲得體湘俗富饒輕悍善訟且附欵未久守令利其地率皆贓賄自恣公力革其弊犯者痛繩以法迄滿秩一道帖然廣東命下或勸以嶺海炎癘宜勿行公曰使受天子命往恤彼氓若以炎癘棄之

日卒旅次男思敬等護柩歸葬安平縣明德鄉皇風里西黃城
先塋之側二十四年思敬自如臯丞調官京師求紀行實以表
墓乃卽其樹立大節有以見世皇之求治切用人審者先書之
續按事狀綱其諱也字政之先爲淄川人祖諱德金末官長山
令兵亂徙安平因家焉考諱義豐資樂施間里有善人之目妣
蘓氏公少以刀筆試吏卽超出流輩不訛黻自汨天兵南下軍
需倥迫界淮而北爲尤甚公從事潁州首言互市之法公私均
被其利歲戊辰辟除漕幕以幹局稱辛未擢主行工部事初城

大都建立宮闕夙夜匡畫祈寒暑雨不少怠甲戌以功覈遷兵
刑部員外郎尋轉工部郎中諸路讞獄槩以平恕豪右匿平民
爲奴公摘其實往往良之歲饑白執政開倉以賑而姦擅利權
蠹倖百出疏言其弊出作益都淘金總管府戊寅超奉議大夫
山東按察副使再轉廣東噫世之號爲正者披詐飾驕沾沾然
以清潔自居諉以事則喪其所守或邊巡畏避苟延資格者有
之若王公之克副其任風力挺著百無一二焉方其入監有曹
也人謂公顯用自此階矣不幸以議不合獲出既出而歷憲察
則其樹立表表赫於前聞謂公當不久復用矣不幸與止五十

四以歿嗚呼天之報施善人者獨何在耶清潔公慎以之持身而效職者不足爲耶抑色蒼而理冥冥者不可恃耶如玉公何乃居之豐而報之膏也雖然卽其所施洽於人心而有闕治體者百世不泯而壽不壽不論也夫人梅氏貞願有闕則男三長卽思敬忠翊校尉戈陽尹次思忠承務郎淮東屯田副總管次思敏女四長適劉弼次適張可藝次適真定軍匠副提舉郭昇次適監萬載縣趙澤孫男六壽璋琬璵璣曾孫男一其慶喬蕃碩流芳未艾數世而後襲忠孝之緒以大其家者不一二見欲知報施之理當於此觀之銘曰弁以瑤纓佩則蘭蕙濶步青

雲蒸英帝庭。晉二右曹屹不近。名性匪物忤。一主於誠人之望。
之必公必卿。允利自膏彼盜我。貞出分繡指任也。匪輕卸斥揮。
風庖刃發。礪青齊湘廣。隱其轟霆。惟吏有弊詐。挾發並交深。詆
欺自謂莫傾君。折以言其迹。自明惟事有格。違賢梗衡群。視拱
肅。噤莫敢聲。公御以仁。其命自行。噫嗟薄俗。飾巧求贏。心雖廉
慕動則賄成。燥軀以渴。百世所程。又乎百世無愧此銘。

李氏祖塋碑銘

元鏡賜
貢士 梁維貞

銘曰。猗歟李氏。作善報祥。昆季明達。布德流芳。惟本根固。其支
必昌。惟水源深。其流必長。祖宗立業。旣嘉旣臧。綿綿延延。惟賢

王氏世德碑銘

歐陽元

銘曰王氏之先宅彼淄川桓桓長山安平肇遷種德日邁美聞
於天善積厥躬慶衍於傳有子超卓裕後光前進以刀筆不溺
而搜試爲委吏出納用平



大品克守且堅發幽姪隱撫字

黎元讞獄廣海情僞灼然感其明恕耻知府稷謀功逸握服佩
翩翩運給海漕謀用匪專二宣宏化民無怨言晚脫軒冕小慰
田園不吝不肆薄菲自賢排難扶顛怡愉婉順蘭玉輝聯維忠
維孝不吝不肆薄菲自賢積而不聚排難扶顛怡愉婉順維忠

輝聯維忠維孝以繼以全百世不朽德用以宣厚施必報理則
罔愆謂我不信徵此銘鑄

王氏先德碑銘

元順 儼

銘曰種穀不熟而猶裨羹矧弗肯播奚年之祈侃侃王宗福生
有基植德奕世耳鳴孰知君昌而家有質有猗起部望郎愛度
爰咨秋冬首曹中聽而辭乃良其俸乃粒其饑職司武慶神理
巨欺提刑外臺耳目之司聽馬來東太體是特位望日望百幾
一施丕祚有來是以似之大書特書當峻異時我作銘詩殆先

德碑

寧國院壽公和尚碑銘

元 劉 敘

銘曰浮屠之修釋迦爲宗教傳西土世賴其功奕奕乎祀東震
道隆微言妙旨垂世無窮時異道隱誰繼考蹤性相一派巧詆
獨攻惟師明壽與道相偶久厭塵累擇居林藪心大行密仍求
師友洞契元微克施訓誘欽授額名歌談鄉壤崇飾佛祠園修
隴畝爰有其徒於世早殂繼繼二孫真風載敷靈光遍照終始
如如庶補將來刻石存書

寧國院故撤講僧珍公實行碑銘

元 南 明

銘曰備哉珍公幼脫樊籠尋師訪道性相俱通知而不講德業

尊崇鼎新革故不日成功壽五十九示寂而終逍遙坦蕩明月清風

戶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明內閣大學士李賢

銘曰嗚呼張公生也不偶備器大才童時已負奮志力學乃授
魏科歷濟廩仕人不能過惟公惟廉確乎不拔茂績宏昭前修
是軋時呼爲板乃定其操當事之劇處之不勞况其爲人天性
孝友濟物之心一何其厚性度坦率朴實無華勤慎不替士類
咸誇顧於仕途惟順無逆造物冥冥庸有偏情由其所存正大
不回考諸言行名臣之魁異類是永存沒無間頹仰泰然全歸



魏故持節龍驤將軍督營州諸軍事營州刺史征魯將軍

大中大夫臨淄男崔公之墓誌銘

後魏崔伯茂

君諱敬邕博陵安平人也夫其殖姓之始蓋炎帝之印其在陸

周遠祖尚父實作太師秉旄應揚勉佐撫殷若乃遠源之富奕

世之美故以備之四策不待詳錄君爲豫州刺史安平敬侯雙之

子胄積仁之基累榮構之峻特稟清貞少播令譽然謙忠信著

於童孺瑤音玉震聞於弱冠年二十八而雋華茂實以繫滿於

京夏矣被旨起家召爲司徒府主簿納賈槐衡能和氣味俄而

轉尚書都官郎中時高祖孝文皇帝將改制創物未崇燕正復

以君兼吏部郎銓敘彙倫九流斯順太和廿二年春宣武皇帝
副光宗正妙簡宮衛復以君爲東朝步兵景明初丁母憂還家
居喪致毀幾於滅性服終朝廷以君胆思凝果善謀猷成臨事
發奇前畧無滯微犇爲左中郎將大都督中山王長史出闔儻
義陽城拔凱旋君有協規之効功績隆盛授龍驤將軍大尉出
卿臨淄男忠勤之稱實顯於茲永平初聖主以遼海戎夷宣化
佇賢肅慎契丹必也綏接於是除君持節營州刺史將軍如故
君軒鑣始邁聲猷以先麾蓋踐壇而溫膏均被於趨殊俗知仁
荒囑識淨惠液達於逋遐德潤澤於遷服延昌四年以君辭政

懷柔宜政自遠徵君爲征魯將軍大中大夫方授美任而君嬰
疾連歲遂以熙平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卒于位縉紳痛惜姻
舊咸酸依君續程家贈左將軍濟州刺史加謚曰貞禮也孤息
伯茂衙哀在~~戚~~補號罔訴泣庭訓之崩沈淚松楊之以樹洞淵
絕其何言刊~~總~~人總手泉路其辭曰綿哉遐胄帝炎之緒爰歷姬
初祖唯尚父曰周曰漢榮光繼武邁德傳輝儒賢代舉於穆殷
考誕贊奮囊兼仁岳峻動智淵明育善以和獎幹以貞響發邦
邱翼起槐庭慶鍾盛世皇澤速融人叅藝敘出佐邊戎謀成轅
幕績著軍功僞城颺假蠶境懷風玉恩流賞相擇東荒惠沿海

服愛洽遼鄉天情方渥簡爵唯良如何蒼昊國寶淪光白楊
以籠雲松區杳而烟窳猿孤則其崩窳親窺颺而垂淚仰層
而摧號痛尊靈之長秘誌遺德方何陳篆幽石於深礎嗚呼哀

哉

康熙十八年春旱鄉民在崔公墓旁里許穿井發出誌文

錄其文附入志內自北魏熙平二年至
皇清康熙十八年計一
康熙三十四年冬月劉知縣陳宗石謹撰
千四百有餘歲矣
誌不砌入鄉賢祠壁以垂久遠不致廢

戶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公諱陳宗石學諱思貞

銘曰常山蠱蠱滋水滉滉精凝靈赫後傑生焉質純學篤勤
奮聲養深積厚金榜魁名入官服政爾休請其奮身殫力

熬庸優游林泉椿萱並茂裕後光前那那炳耀坐瀕滹河流
隋旃告爾後嗣其利用遷北原卜吉載建元室厚德未艾允培
其祥子姓迭興俾熾而昌勒詞阡隧奕世彌芳

大同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公諱
如綸

明
余有丁

銘曰恒山滹水孕秀鍾靈篤生賢哲爲時之英明之進士
良臣初宰襄陵繼宰高平俱有賢績崇碑可徵旣拜比鄰再轉
度支隨在盡職亦罔不宜晉守大同師帥之尊政平訟理平盟
回春不免妻菲遭際匪人公論有在公復何與郭公之德王氏
之槐寃公之志食報友乘安平之西高原之鄉公之佳城鬱鬱

蒼蒼窀穸之後大發其祥子子孫孫而熾而昌我銘貴石鬼神
護呵潛德之光永世不磨

皇清待封奉直大夫曹州知州洞如吳公慶配王太孺人墓誌

銘

公諱從誨有傳載人物

國朝高陽

李

銘曰矍鑠吳公外於諸生而能固窮晚舉孝廉倅懷守重翻寃

與嚴旣奕自懷亦惠于曹頌聲孔諧厥績允嘉爰有內助以刑
於家歸老博陵義方而喬眡子及曾銘幽弗淪在懷與曹尚
貞珉

許州刺史張公暨配呂孺人墓誌銘

國朝

包

象吉

余終歲有事於剗脚氏網羅先正遺書遠邇噴噴稱讚南文獻
大家者輒首博陵張公云蓋其大公孜孜以積書爲事若世人
恣積金積粟然自世一史十三經百家諸子以迄天文地理律
曆兵刑蠶星相醫卜之書罔不犁然畢具時予修尺一命門下
坐聽承玉人往來公欣然許諾卽發篋中藏擇其關係正統
者什之曰嗣尚有以續致詢公起居則曰嬰錄無少倦其年殆
未可量無何邑各宿楊子曰許公者介苑子來以太公隧道之
石請塗駭甚因近始得其康強之狀胡一旦至是予曰道音
闕未幾而病瘳來幾而榻館舍不朽之託繫先生是賴余不文

愧未足以稱斯托也及閱狀則次公之所以述其先人者業已
詳甚備矣用是薰沐成履志按狀公諱爾庚字應白斗隣其號
也厥初次公曰遠自小興州遷於真定之安平遂家焉業商賈
遂什一之別有田如畝者一夫所受數遠生俊俊生吉吉生永
暨通永生淵暨瀛淵由太學悉無錫縣淵生益菴公本暨謙菴
公植又從弟晉菴公桂厥舉於鄉兄弟濟濟聯翩崛起一時稱
希觀焉本生劬劬生垓垓性方嚴侃侃不阿言笑莫苟儼廩
學宮二十餘年陶冶後進輯睦里閭月且有評擬之陳仲弓王彥
方云垓號新亭地武民解退強仕始舉公公生有異質迥邁等

倫白少勤擘晤業英敏博達有大畧事二親先意承志備極膝
下歡年二十登萬曆丙午賢書屢上春官不第乘鐔滑縣董率
惟勤士子一經品題如操左券藻鑑極精而誘掖多方學使馬
公所至索劣生置之法不肖者乘之以睚眦中傷人公獨否敦
促再四抗不奉命馬公怒蒞學日盛氣須之曰滑無劣教官自
神其速化之功乎對曰曷敢爾多士中或有一二弗若於訓者
司鐸有夏楚之威在朴作教刑足矣必欲上聞是絕其遷善之
路而無由自新也設官之謂何若求巨奸大慝果無有安得肩
昧以應馬曰滑視諸邑有異乎公復以史弼對從事之言進聞

者錯愕公不爲動而御史之威亦霽其剛毅類如此越六載遷
縣正則河南南陽之鎮平也甫下車以教化爲先演六論作訓
詁俾知書者隨地朗誦明白懇切愚夫婦聞之泣下如陸象山
之講洪範於上元也嗣是而興賢育才輕徭薄賦剗城社之狐
鼠驅市井之游惰無事鈎棘而摘奸發伏惟影響無事搏擊而
懷德畏威若神明此猶曰承平之日耳遭天災無麥禾公首捐
穀五百石爲閭邑倡然後延薦紳及士民素封者詣公署稽首
爲民請命仍多方鼓舞之邑人欣感爭竭藏以待發得穀數千
石全活以億萬計擒巨盜當道譽之比渤海朝歌一流三載考

績贈父母及妻如其官秩再刺許卽春秋所書魯鄭交易之地
王澤之斬也久矣公至布政宣猷一如鎮平上官喜怒差異而
巡道葉公以晉謁後時嫌之司李張公因媒孽其短遂成郅先
是司理有憾於丁生際明許諸生也司理以他事繫之獄數以
言諷欲假手而甘心焉公佯若不喻其意者曰濂溪誓不殺人
婦人吾獨何心作先賢罪人乎又內君贊之曰此事關君名節
官若傳舍奚足愛勿以進賢冠自累公笑曰吾鬚眉男子反見
出婦人下耶理其冤而釋之司理恚甚移丁生之憾憾公思中
傷之辛未計吏遂解官歸以園圃爲山林以書史爲性命非公

不至偃室約饒陽路大理陞深州張鄆陵雲鳳同里門工部洞
開倣古人爲率真會月一聚首飲酒賦詩衣冠偉蕭鬢眉皓然
見者以爲有洛下遺風丁亥大中丞郝公晉以先朝遺才薦趣
就道堅臥不起以疾辭平生博聞強記架上書無不存有無不
讀垂老不休精岐黃嘗以方藥活人所著公餘詩稿野獲草質
草秋日漫興及漱畧安輯事畧藏於家配呂氏以仁孝相夫子
自居家以至居官左右之力居多古稱貴而能勤富而能儉
人有焉丈夫子二長念祖鄉進士景陵縣尹次念聖齋贊宮父
子兄弟能文人目之爲後三張公享年七十有二孺人年七十

以某月日合葬祖考之次去城西南里許也其山則幸其地則
乙其誌之者則異郡連壤相去六十里而逝之刁子也九世不
顯五福駢臻承先啓後在公一人是可以銘矣銘曰骨骸饑風
自期弱冠年薦明時初委贄克作師持大體伸正辭宰百里政
無私歲告凶務賑施擒大盜百有奇頌循良聲四馳擢許牧允
若茲或修怨或阿比見幾作仕奚爲天之中畱口碑居林下何
所宜書萬卷無斂思訂故老遠有司每寄興酒與詩磨新命善
爲辭呼牛馬任推移閑國手試良醫多著述付剞劂子若孫羨
岐嶷夫合婦壽齊眉埋雙璧世寶之伊誰阡曰張氏

皇清勅贈文林郎內秘書院檢討加一級裏一吳公暨配王太

孺人合葬墓誌銘

國朝
富鴻業

少司成篤生吳年兄既遭年伯母王太孺人艱將歸殯過予匍
伏言曰不孝不幸生四歲而孤時尚孀未知哀戚吾母劬勞鞠
子迄今三十餘年雖稍稍能成立然每念先君未嘗不涕洟洟
下也茲不孝獲罪于天怙恃兩失百身莫贖計惟營馬鬣之封
厝吾母而以吾父合葬焉庶幾二先人之靈均可無侘子其謂
之何予曰禮也孟子言前以士後以大夫貧富不同而孔子初
殯母於五父之衢既得合葬於防則封榮四尺夫禮有其舉也

莫敢廢也子又奚疑於是司成出贈公及太孺人狀屬予誌之
銘之以垂永久予遜謝不獲乃受狀贈公諱恂字衷一世居與
定之安平其先本自延陵至漢則南海太守恢起長垣魏朝歌
令質起南皮而北地之吳以著贈公數世而上皆有隱德傳至
公父曹州守洞如先生而始太曹州公有丈夫子四公其長也
生而竒穎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曹州公端靜讀書外無他嗜
好公承父志年少力學與曹州公啣晤一室朝薰暮鑿丙舍中
燈火熒煌常至夜分曹州公欣然色喜聞里中無不交口稱羨
者屬母王宜人病困手調藥餌不解帶者累月夜則顙天涕泣

願減算以益吾母也於是宜人病旋愈歲庚午曹州公舉京闈而公名亦日益起既而深州學者數輩迎公至州授經公因攜家以從未幾城破公歿于州是時太孺人舉司成方四齡倉卒中携司成與一女及公弟子長蔚踉蹌出走度不可俱全則棄女負長蔚及司成以匿幸免于難噫異矣昔鄧伯道棄子存姪古今難之乃不意再見閭閻中豈非公平昔孝友刑手之所致耶太孺人爲同邑四賢公女生七歲而父母偕喪依叔母以居端和淑令事叔母猶母也年十六歸贈公時曾大母李太宜人

在堂太孺人孝事重慶具得其歡心久之李太宜人病篤晝夜

省視不離左右及逝廢七若數日曹州公故舉宦之官日僅挾
老蒼頭策蹇以行不以家人累所治太孺人在家奉姑玉宜人
色養備至比曹州公捐館太孺人年已望七猶持服朝夕啼不
少懈所遺產盡推以均諸叔無取者太孺人恒抱深州之慟不
置司成稍長就外傳時時撫之流涕曰當在深州時即欲相從
地下以有爾藐孤在立身向學兒其勉之于是晝勤紡績夜則
篝燈課讀孀母子形影相吊每歎獻泣數行下漬淚被面不
消或竟日不食司成忍涕長跪膝前再三勸譬間輟泣爲一舉
箸居數年司成登進士由翰苑選佐成均得值 覃恩封典太

孺人年躋大耋子孫上壽進綸翟冠帔太孺人益悲不自勝曰
吾三十年來沉痛在心至今夢寐猶慄慄深州也今而若此吾
可以歸報而父矣未幾遘疾卒司成毀不欲生或慮其滅性予
謂非但此而已也自予與司成同官十餘年以來見其年少臚
任文采蔚然稱詞林領袖宜可揚揚得意及察其意色居常始
鬱鬱不樂者固知太孺人心贈公之心司成又心太孺人之心
孺慕終身有如一曰故不忍辭其請而詮次其大畧如此贈公
生享年四十有二太孺人享年七十有四子一諱本植順治戊
戌進士今國子監司業孫二天佑天中俱幼餘振振未艾墓在

會渦之北負于揖午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安平之麓靈氣滋佳
城葱鬱體魄依千年合兆同歸期倫紀賴以爲綱維綿綿瓜祚
昌本支陵谷時變銘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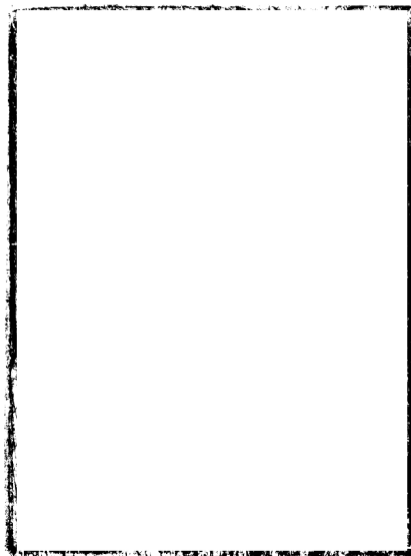
服之崔公墓誌銘

公諱冕有傳載人物

國朝

管閣

路曰積于其胸者富受于其官者嗇嗇于其身將大于其子
孫則積者靡不收而嗇者不必得以茲授石光恆赫赫



贈南京戶部右侍郎張公墓表

明謝璉

曰嗚呼人之有生莫不有死然有得其死有不得其死者所
合乎義而遭逢不測隕身于難雖陷于水火盜賊得命之正也
亦何憾焉顏杲卿之死于節張巡許遠之死于忠王彥章王清
之死于戰是皆得其死故史臣皆取之以勵忠節苟不由義而
冒恥以偷其生縱歿正寢君子鄙之亦何足道哉若公之死忠
在朝廷誠乎遠矣天語褒嘉與日月爭光蓋得其死者歟易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公之謂也是以致有令子進位名卿顯榮
光大曾元日衆久而彌昌則天報施于公之後人寧有既乎

公

益有傳載
人物忠節

休菴崔公墓表

明 郭學書

先生亾友崔孝夫之考君也余前令安平日見其世濟懿德禮
爲嘉重及調河間之明年孝夫以余爲知己也過河間以先生
弗朽者屬焉於乎孝夫逝矣盟可寒歟荏苒四年言猶在耳古
聞挂劍之義竊嘗慕之柰何以死生之故而忘許劍之情有負
幽冥能無歎歎丙午春余以司從省部出監密雲軍餉司計之
暇檢茲舊約歎息彌襟爲之表曰先生安平人也名俊字邦奇
世居黃城安平人士語世家輒曰黃城崔氏夫固安平之望族

也先生天性孝友風神迥秀警敏有雋才及充縣庠弟子員卽著英聲皆曰遠到之器也嘗與李鶴爲友時人稱爲二才鶴貧先生傾囊周之至解衣以衣推食以食始終罔間鶴竟舉順天鄉試人誦友道之敦可以風矣先生不第人咸惜之乃以廩援例卒業太學歸黃城教授生徒英才四集多所成就張氏昆弟伯堯臣哀然貢英仲舜臣登壬辰進士第餘咸表表將以次登庸者二十餘人姪婿鄉貢張益菴嘗贈之詩云吾道淵源傳上舍斯文宗主在黃城其爲時所仰重如此也一姪歸邢州邢氏婦且貧取其孤女撫育之如已出及長擲壻適太學生張松而

鄉間頌焉無何而仕爲絳縣主簿居身廉靜臨政寬平蓋視民
如子而民戴之亦猶父母也賢而下位廓如也效忠盡職而已
居有年動歸志乃曰盍歸乎來時以董木之役至京師事竣當
還乃浩然振衣出黃城豈不通耶竟歸田廬自號休菴子乃安
牛人士遂稱爲休菴先生優遊餘年罕及城市躬耕樂道不駭
不諂琴書自怡義方教子以故士論稱賢有司爲之崇重加禮
議者謂先生出處無歉終始完名蓋無忝於所生云先生享年
六十有六以某年月日卒葬黃城之原配劉氏淑德懿行內助
良多子男一即孝夫承祀名孝夫其字也西園子乃其別號

順天辛卯鄉試博學能文允有高跼齋志未施亦以某月日卒
從先生之兆葬焉孫男二長璠次璵皆攻舉子業頭角嶄嶄矣
於乎古今人有幸不幸者竊嘗慨焉余於先生父子之賢慨其
不幸耳矣能無感歎雖然人孰無死死而無忝於生焉斯其正
矣若先生者可謂無忝矣不可盡謂之不幸焉傳不云乎天不
滿山嶽歸地不滿星辰見僉謂先生之位不滿於德矣乃後之
昌者謂有孝夫於乎孝夫不祿夫人之所其惜而惑焉者不可
以已也今其二孫克岐克巖良以璠璵之姿命名之義其有取
諸後之昌也不在茲乎又不可以謂之不幸焉故表於墓石後

之人其尚有考云

諭祭文

二又俱載舊志

雜

天順五年歲次辛巳 月 朔越日

皇帝遣直隸 定府知府苗灝

賜祭于南京戶部尚書張鳳曰惟卿持已公廉存心平易
早居郎署紳著能聲薦歷亞卿之遷復進司徒之長轉夏
官以叅機務復地官以展才猷再調南京益彰令譽勤茂
續於九載俾還任以嘉修委寄方隆一疾遽逝計音忽至
良歎悼傷茲特遣官諭祭以全始終之誼靈如不昧尚克

欽承

維

天順五年歲次辛巳 月 朔越日

皇帝遣直隸 定府照磨嚴恭

賜祭于南京戶部尚書張鳳曰惟卿效勞于國而遽告終
撫念生存良用悼歎茲臨窆竆遣祭爾靈精爽如常尚克

歆享

維

天順五年歲次辛巳七月己亥朔十五日癸丑

皇帝遣禮部郎中李和

賜祭錦衣衛指揮達杲曰爾以敏銳之才志圖報國訪察
隱願不避讐嫌頃值賊臣遽遭凶害驚聞哀計恤典是加
身雖殞而名愈彰志雖齋而忠益顯承茲諭祭其慰爾靈

祭城隍捕蝗重文

丙寅

國朝

陳宗石

子萬

蓋問碩鼠播虐貽戒于風人旱魃爲苗登歌于雅什大田載不
根不莠之句務去四蟲周禮謹迎貓迎虎之文爰興八蜡若大
蝗之爲物也咎徵所致害稼聿深沴氣斯成傷苗最甚比蚘蚋
而更酷視蠹賊以加殘且其族類繁夥捕之不盡殺之不盡行

見滋生蔓衍子復生子孫復生孫牡鞠屨炭之所不獲除方書
靈鼓之所不能禁茲者麥秋將屆熟夏有期何意么麼忽盈各
處中博憚人何罪南平父老咸驚知縣某觸日恐惶瘋夏閔惻
蕤蕤蔽日誰云蠢類之無知緝緝彌天寧使吾心之可食維神
聰明精爽聚成一邑之靈正直於昭福庇兆人之望幽冥暗聞
詎隔痾瘵慘切應同是用薄陳牢禮敬薦馨香伏冀除民之災
介天之佑豈無炎火可昇付之田祖之神庶幾有蜚不書收引

奉秋之義

平縣志卷之八終